

HONGYI

弘毅

总第172期

校园

青春

文学

主办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2022-陆

二〇二二年二月文学社工作小结

- 一、2月，二月文学社度过第十八个生日。
- 二、5月，圆满完成学校艺术节表演。
- 三、7月，完成文学社换届工作，文学社、诗社旗帜又一次顺利交接；举办第六届文学素养与专业发展论坛。
- 四、9月，二月文学社加入百花校园文学社团联盟，文学社活动室设立百花阅读角。
- 五、9月，顺利完成校运会采访、审稿工作。
- 六、完成《弘毅》6期（167-172）出版。
- 七、《美文》《语文报》等报刊推出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专题。
- 八、盖一林的《逐日》《归尘》，左英博的《轨道》获第二届“鲲鹏杯”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入围奖。王潇晗、杨依冉、陈育妃三位同学入围“真金·青少年文学写作选拔赛”。张玮婷同学获“语文报杯”全国作文大赛银奖。
- 九、近20篇学生作品在《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公开发表。
- 十、二月文学社获首届“文章杯”全国优秀校园文学社团称号。

《弘毅》栏目征稿

情感地带：侧重写感情的文章。

成长季节：为成长见证，为青春作证。

思想碎片：学会思辨，拥有思想，从积累思想碎片开始。

书边人语：优秀书籍或优秀作品读后感或者评析。

静听世音：看世间百态，写风土人情。

校园广角：校园里的人物，发生在校园里的故事。

小说榜：丰富的世界，鲜活的人物，皆由你创造。

呦呦鹿鸣：诗歌无边界，发表各类诗歌作品。

投稿方式：

- 1、直接将纸质稿件送至文学社活动室（学生服务楼108室）或投入门口的信箱。
 - 2、将纸质稿件投入各年级教学楼一楼电梯附近文学社投稿箱。
 - 3、将电子稿件发二月弘毅信箱：eryuehongyi@126.com
- 优秀作品将向校外刊物推荐发表。



认识一棵树

陈光

我常常长久地凝视一棵树。

在春天认识的树，到夏天未必认识；在夏天认识的树，到秋天未必认识。春夏秋季认识的树，到了冬天，就几乎都不认识了。

冬天，我站在一棵树前，问自己：你是怎样认识一棵树的？

不同的树会有不同的叶子，开不同的花。它们在不同的时节生叶发花，又在不同的时节凋花落叶。它们的叶子有不同的形状，花有不同的味道。那些个性分明的花，即使在夜里，你仍然能够凭借气息喊出它们的名字。

想想春夏秋那些属于花与树的季节，那真是美好的季节。你尽可以用花树的名字给街道和景点命名：玉兰街、海棠路、樱花大道、柳园、梅园……春有迎春怒放，夏有烟柳画桥，秋有丹桂飘香。一些美好的故事，也总是发生在春夏秋里。杏花春雨适合一场相逢，杨柳依依总能烘托离别。冬天呢？那些美丽的树隐去了身影，美好的故事也躲在了幕后。如果冬天一定要发生故事，仍然需要花的衬托，那就是雪花，此时虽是雪花，却又成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春日盛景。

冬天的树，脱去浮华，显露出最本真的自己。在冬天去认识一棵树，才能够接近最真实的树本身。不是因为它有好看的花，也不是因为它有繁茂的叶，只是因为它就是它自己，不是别的任何一棵树。

我们太忽视冬天的树了。冬天，几乎所有的树删繁就简，除却所有雕饰与装扮，以一种

简洁冷峻的姿态，直面凛冽的风和严寒的雪。它们低调，又倔强，在每一阵寒风吹来时，你都可以听到它们在对自己说：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寒风中树梢轻轻摇动，那是它在浅浅地呼吸，这是它维持生命能量的一种方式。在深处的根系，它们一天也没有忘记汲取营养，将旺盛的生命力锁定在身体里。这是它的气节，它的风骨。

冬天的树，仍然是千姿百态的。柿树瘦骨嶙峋，仍挑着几棵橙色柿子；海棠枝条繁密，红果鲜亮像小灯笼。柳树的枝条仍是纤长柔软的，无论吹来的风是寒是暖，它都有一种随风赋形的自在与从容；枣树的枝桠却极其刚直倔强，好像每一节都含有对抗的力，绝不折中绝不低头。——我在深秋的一个下午，面对一棵枣树站立良久，突然明白了鲁迅先生那个著名的句子“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为什么一定是枣树。

一棵树，脱下绿色的梦想，只为度过冬天。

不要在冬天去砍伐一棵树，那些看似枯死的树，实则是在积蓄春天蓬勃的力量。度过寒冬，它们终会迎来在阳光下开怀欢笑的时刻。那是大自然给予一棵树的馈赠，因为它对未来始终充满希望，身处再凛冽的寒冬，心中也有一个明媚的春天。

和树一样。人生不只有春夏秋，还有冬天。希望你向一棵树学习，学做冬天的一棵树，沉潜下去，滋养自己，迎来春天的盛放与夏天的茁壮，才能拥有秋天的成熟。



2022年11-12月
(总第172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张晓彤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李士刚 马占武

社 长：秦汉杰

执行主编：胡爱萍

本期审读：王潇晗 赵文奇 王佳欣 秦汉杰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1 认识一棵树 陈 光

情感地带

4 何其有幸，十年有你 伊 水

5 老 吕 由 彻

成长季节

9 情润信笺 晓 暮

10 按时长大 小 舞

11 一起等雨停 迟 耿

静听世音

12 偷得浮生一日闲 陈润芝

13 窗外有风景 迟 耿

14 正 午 谱 子

15 那抹灿烂的晚霞 武美娇

思想碎片

16 错位人生，进退可正 商艺晨

17 花和小鸟 刘佳音

18 时代之殇 吉政峰

19 面向生命，思考死亡 孙 瞻

作者专辑

22 运动会摸鱼指南 荧 惑

26 我生活中的动物们 荧 惑

28 千纸鹤 荧 惑

34 飞 白

主题写作

36 千秋英魂

38 敬重英雄

39 致敬平凡，礼赞英雄

呦呦鹿鸣

37 倔 强

40 不简单

40 我 看

40 归 途

53 渔家傲·赠十一班

小说榜

41 逐 日

45 蜜 蜂

47 添头·叫魂·老万家

50 匠 人

52 与水的对话

长篇连载

54 公寓（四）

在大学

29 我一路向南，奔向收获的季节

佳作赏析

31 文 字

荧 惑

李嘉鸿

刘家宇

张仁静

胡敬媛

茶天空

由 彻

付琳杰

付琳杰

席德佳

竹龙

由 彻

吴柏辰

王一帆

秦崇皓

刘祎璿

赵丽宏

宗 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何其有幸，十年有你

2021级26班 伊水

从2012走到2022，何其有幸能同你走过十年岁月。

我们的缘分起于我替你捡起了落在过道里的直尺，那时候的你留着略显焦黄的头发，对我甜甜地笑着。至于怎么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岁月也将细节冲刷了很多，但我总觉得是老天对我莫大的宠幸。在我10岁那年，你送给我一个蓝色的爱心项链，现在看来不过是地摊的边角货，可我一直珍爱保存着它，虽褪去了光泽但情感永驻。

初中和小学是可以直通的，我们都没有离开，只是分到了两个相隔甚远的班级，除非刻意很少见面。那时候我们老师爱拖堂，最后一道大题讲不完总不肯放我们出去。还记得那次等了二十分钟的你孤零零地站在门口，见到我后没有抱怨，而是递给我买的烤肠，烤肠已经凉了，但你对我永远的偏爱令我心里温暖。

七年级，重新分了班，还要求学生住宿。你我不仅同在一班还在同一宿舍，可能是对首次独立“生存”的期待，那时候格外兴奋。兴奋之余面临的还有各种“无理”的束缚。你起床收拾得慢，我总无情地把还在擦脸的你一把拽出去跑操，也多次靠你学生会的职位每次打两份饭，帮帮扶扶的日子让我平庸的每一天都充满欢声笑语。

2018年，我因为一点麻烦从肉体到心灵都被彻底击垮了，不想去食堂吃饭，上课无精打采还总偷偷躲起来哭。长达一周的时间里你像手足无措的小孩总想把所有幸福都给予我，却总害怕哪里做错，回想起来给我递纸巾的人里永远有你。你总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人，嘻嘻哈哈的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你是不是比别人多了点“笑穴”一类的。我总把这归结于你的记性太差了，恨不得

把天涯海角毫不相关的都联系在你的“自认为”里，我一边改正你的错误一边笑话你“这样以后小心被人骗了都忘了是谁做的”。

但我知道你多愁善感的一面。你总替人做好了一切而委屈自己，你总想反驳他人的误解而不是忍气吞声，你也总不想把坏情绪传给他人。你自己真的忍受了很多。我不是一个很会哄人的人，也不是一个好的倾诉对象，但每次你都让我心疼得想把那不好的一切都一口气消去。我想，何人何事能如此忍心让如此美好的一个女孩流泪呢？

中考那年，总是还没等出成绩下一次模拟就又来了，繁重的学习压力下我一遍遍重复着“我希望赶紧上高中”。中考结束归程的大巴车上，我向窗外问你：“我们一定还能在一起，对吧？”无需多言，答案后来也是现实。出分那一

刻我的聊天框里溢出了你的雀跃，虽然我们的其他朋友不与我们一起了，但有你我已心安了很多。

高中不比从前，我们两个被“卷”得四处碰壁，又开始哀叹“多希望回到初中啊”，凭着努力我们一步步追赶，成为了实验班的上下楼。你靠自己不用刻意显露的人格魅力深受欢迎，当然，你那张漂亮脸蛋把你塑造得更完美了，你是我向所有人炫耀的“本钱”。

朋友千千万，留得住的才是真感情。现在我们天天放学路上相互陪伴，封校时无意和你说起超市的柚子真难买，隔天就收到了你亲手剥好了的红柚；最近不知怎的总是咳嗽，吐糟买的药不好使，就又收到了一盒枇杷糖附赠一张“你试试这个好不好使——甜鸭蛋”。管自己叫甜鸭蛋，这是你开朗幽默的一面。

纸短情长，寥寥几笔怎能描绘尽我与你之间的情谊？故事还在继续，何其有幸，我能够有你。

词不达意，写此小文送给最好的你。🌹

老吕

2022级20班 由 彻

1

老吕不老，顶多三十出头，高高瘦瘦的。他的讲义不多，只是本课本，也从不抱在胸前，单手捏着就迈进教室上课来了。

2

他是突然闯进我的世界里的。七升八的暑假，他带着“班主任”和“化学老师”的头衔闯入钉钉班级群。像往池塘丢了块石头，把同学群里激得水花飞溅。实在不该，堂堂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到这小破初中教书，在我看来像党支书来扶贫一样，屈才。

3

第一节课很平常，他戴着无框眼镜，穿着灰色卫衣和普通通的长裤，却颇有几分帅气。他迈着笔直的双腿，几步走上讲台，在我们的议论声中坦荡地做完了自我介绍。

老吕那天全身上下没有一个闪光的地方，但或是他透出的

的少年气与“教师”这个职业不相符，或是他的从容潇洒与叽叽喳喳的教室不相容，抑或是其他莫名的原因，他在我眼里是那么特别，特别得像一个火星人，突然落到地球上，还波澜不惊地擦洗着他的飞船。

4

老吕太潇洒了，潇洒得不拘小节。他的课堂吊儿郎当的，不像课堂，倒像集市。没写作业的人在后面懒懒散散地站着，犯困的人也在后面站着。老吕从来不用PPT，连课本都少带，拿支粉笔就足以讲完一节课。板书更随意，横着斜着就往黑板上敲，乱七八糟的，却还让人受益匪浅。

上着课困了，起身把椅子一推往后走就行了。坐姿不管，趴着，伏着，翘着二郎腿的都有。打眼一看，千姿百态，谁又能想到这是在认真上课呢？

这种潇洒实在是入了班风的骨。到后来他一用PPT，我



们就知道是要上公开课了。于是全班拘谨起来，连苍蝇都不敢乱飞。紧紧张张四十分钟过去，学到的反而比平时少了。

5

刚开始我实在飘过了头，什么也没学扎实。学了化合价后，每节课前都有听写。老吕总会选四个同学去黑板上写，每到这时全班都轻轻松松，唯我低着头缩在座上，像个黑乎乎的香菇，躲在大片艳丽的菌子之间，却被人一把揪了去。

于是每节课前上黑板的“幸运儿”，由四个随机的同学，变成了三个随机的同学，外加一个固定的我。

6

我常在想老吕是一个怎样的老师，他有威严，把全班管得服服帖帖。他的课随意，却没人敢捣乱。

但不知为何，我们尊敬他，却都不惧怕他。他太年轻了，太了解我们了。若不是因为他是老师，我们一定很玩得来吧。

7

八年级的元旦，老吕在年级允许的程度内给了我们最大

的自由。新年了，他还是穿着半永久的灰卫衣。其实他在升旗仪式上穿过白衬衫，但因为太高太瘦了，被我们吐槽像个厨子。他听了也不恼，很损地和我们一起笑，结果当天下午就把灰卫衣换回来了。

晚会上我们嗨得分不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老吕带头给每个节目捧场，和闹腾的男生们勾肩搭背地拉呱。还带着一脸磕cp的笑容，贱兮兮地偷拍班上腻歪的小情侣。结果露馅了，被人家追着删照片。

那天什么节目记不清了，只记着晚会的最后，我们用电脑下载了QQ音乐，他和男生们一起戴着当时很火的马赛克墨镜，唱着00年代的歌。灯味的一声被人关了，只剩下电子屏流光溢彩。没有人乖乖坐在座位上，全都拥到教室中间，乱七八糟地合唱。女生们在尖叫，还有人放了彩带的喷筒。混乱的歌声中，不时有气球的爆炸声。教室里像明星的演唱会一般热闹。隔壁的学生不稀罕自己班无聊的节目，听到音乐就堵在我们班门口，眼巴巴地看着，活像没抢到门票的歌迷。

那天我们班嗨到很晚。离

开的时候，全年级都走光了。熄了灯的楼道黑黢黢的，只有安全标志散着绿幽幽的光。我们摸黑下楼，回首，歌声好像还在楼道里回荡。

8

后来就九年级了。老吕明明是第一次当班主任，却游刃有余。当时全年级的座位，都是按成绩分的。尖子生为组长，边缘生差生为组员。一共十个班，无一例外。

老吕一来就成了例外。他给全班按能力分组，讲题能力强的为组长，其他为组员。我成了后者。之后我们组势如破竹，我也稳稳当当来了一中。

时至今日，我都感激他这个明智的决定。当时我像一只一直关在笼中的、不会飞的鸟。突然被中考的大手扔下高空，惊恐地清醒地摔下去，眼瞅就要粉身碎骨，他如悬崖边的树，拼命伸长枝干，一树枝揽下了许多无助的学生，还顺便让我们看到了笼外壮阔美丽的风景。

即使将来某天，我又被关进牢笼，也绝对忘不了那时他带来的晨光。那只是一缕光线，没什么别的了。它不会让世界多彩起来，更不会给我带来无

限的未来。那只是束光线。

但那是浩瀚日出的第一缕晨光，是冬末融化的第一片雪花。当春寒过去，万物复苏，全世界必将为它喝彩，即便那时，它已暗淡。

老师，谢谢您。

9

隔壁十班的班主任，是毕业班的老教师了。带得整个班内卷到了恐怖的地步，200多页的习题册，刚发下来五天，就有三四个学生全刷完了。

老吕一开始颇为震惊，在某节化学课上还向我们絮叨：

“十班学习氛围真好哇，做题都是比着做。比来比去成绩也就上去了。不说了，来，讲题。上次讲到哪来着？……”

我苦笑。老师啊，你看不到尖子生已经勾心斗角成啥样了吗？快卷死了。

但他是注重劳逸结合的。在我们小组成绩刷刷往上提之后，我实在撑不住了，每周有三四次早读，都旷课在家补觉。而他竟然同意了。

后来有一天我路过走廊，听到他和英语老师聊天，说：

“这么卷不行啊，太累，

他们都透支了，还怎么把精力保持到高中……”

我百感交集，差点哭出来。好老师就是好老师。论了解学生，还得是你。

10

再后来晚自习上到很晚。有时他晚上三节都有课，就把闺女接到学校来。于是他在前面潇潇洒洒地讲课，小姑娘在后面安安静静地看小猪佩奇。

一开始小姑娘极不适应，课没上一会，三岁的小孩就在走廊里大喊着找爸爸。全班哄堂大笑。但后来倒习惯了。老吕在八班讲完了，就带着孩子去九班讲，在九班讲完了，再带着孩子去十班讲。

小家伙很乖。高兴了，课间还给我们来支舞。但不等她主动表演才艺，班里的女生早团团围上去了。姑娘像走错森林的精灵，满脸皆是惊愕，被一个个姐姐抱来抱去，小脸蛋被揉得红扑扑的。

话说这孩子长得真像老吕，眉眼一模一样。也遗传了他傲人的身高，才上小班的女孩子，长得比我学前班的弟弟都高。

11

我们组成绩刷刷往上提的那阵子，全班视我们组为仇敌。又卷起来了，试卷和习题漫天飞。而我置身于度外，只想早读请假多补点觉。

好景不长，开始有人怀疑我是请假去补习。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一点点“证实”。我每次回来，走进教室都感到一股杀气。

但没关系，我继续睡。

毕业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僵硬的人际关系，已是老吕尽力维护的结果了。他太懂我们之间微妙的关系，甚至清楚女生间的勾心斗角。但他一直在用班主任的威严镇压着，镇压着，努力不让班级内部矛盾起来。

有次，语文老师对我的旷课行为有些不满，当她向老吕问起原因时，我听到了世上情商最高的答复。

他笑了，眨眨眼，俯下身来小声说道：

“昨天晚上学过头啦。”

12

后来就中考了。那天老吕难得的没穿灰卫衣，而是穿了

喜庆的红色衬衫，把他衬得格外白净，像个干干净净的书生。

中考期间他就迎在考场外。语文很难，我憋了一肚子委屈，在考场上紧绷着。出了校门，看到他，就像迷路的小孩找到了家，委屈一下子全兜不住了。抽噎了两声，又噙着泪接着复习。

最后还是没能考出理想的成绩，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考完政治回来的车上，我们把毕业班一年来所有的苦都丢到窗外。车上的气氛比元旦晚会还要嗨。有几个和老吕勾肩搭背的男生更激动，诚恳地问老吕会不会喝酒，打算找个空一醉方休。我们热烈地庆祝着，就拆开瓶香槟了。

最该笑的时候我却突然伤感了。要分别了吗？

13

毕业典礼。

这次母校同意带手机，整个广场上咔嚓声不停。班级里单独的毕业照，他被我们围在中央，坐在一个男生的腿上，有点腼腆地向着镜头比耶。

多好啊，意气风发。

可惜的就是那天下了小雨，没等我们把名字签完，母校就

把大门关上了。可我还没要到老吕的签名，只是拿着不知从谁那顺来的记号笔，站在雨中的校门外，茫然不知所措。

14

高一的中秋和教师节撞在一起了。几个同学浩浩荡荡地去买花。我们在校门口堵了半个小时，最终胜利闯进了母校大门，直奔九年级去找老吕。

好想他。

他站在班级门口迎接我们，一如过去。他一点也没变，高高瘦瘦的，戴着无框眼镜，甚至还穿着半永久的灰卫衣。一切思念和感恩的话语涌到喉边，出口却成了笑嘻嘻的调侃：

“老师你还穿这件衣服啊。”

我们都笑了，他还是不恼，回头看了看现在带的班级，示意我们小点声。

当初的旧教室，甚至还保留着我们的呼吸。现在坐在这儿的，却又是另一批少年人。透过昏暗的灯光，我看到班里的叽叽喳喳地上自习，有个女生大声管着纪律，后排的男生扎堆笑个不停。

这感觉真奇怪，我明明不认识他们，却好像又都认识他

们。

我好奇老吕为什么又当班主任了，这活儿累，又不好干，钱还少。

他被一群穿着各式各样校服的学生团团围着，笑嘻嘻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说他本来不想再当班主任了，换来换去还是没逃过。

你就是放不下这份责任呗。我在心里想着，没说出口。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看着天边浩瀚的夕阳，壮美盛大的日出。我们聊到天色渐晚，星斗落到窗间几点，直到晚自习开始他要去上课了，才恋恋不舍地小步小步挪向楼梯。

要下楼了。不知怎的那天灯没有亮。我踩在还有温度的楼梯上，突然想起八年级的元旦，在相同的楼梯间，当时回首，恍惚听到的是歌声回荡。

于是在回母校那天，我穿着一中的校服，站在时间的临界点上，恍惚听到旧教室里，不知是我们还是他们在叽叽喳喳，回首，看到讲台上高高瘦瘦的身影，穿着灰色卫衣的身影，继续把化学课讲得潇潇洒洒。

情润信笺

2021级15班 晓 暮

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写信的呢？

大概是在分班后吧。毕竟是刚进入高中就经历的第一个别离，总归要不舍得多。记得寒假前的那六天里，每早到座位上总能发现桌面上懒洋洋地躺着一封信。拆开，读信。无一不是表达对自己的思念和对原先班级的想念。明明差不多的字眼，却总是让眼泪浸湿了信笺。

之后便是认认真真地写下每一封回信，然后挨个班挨个餐桌给她们送过去。现在想想，一开始会觉得有些矫情。毕竟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况且只是同级不同班，隔得也不远啊。

不远吗？远吧。

我熟悉的人们，他们去了物化地、大理、政史生……即使隔壁班的朋友，不刻意碰到

的话平日里也很难见到，何况在一二层，远在北楼的他们呢？

后来啊，我又发现，比距离更遥远的，是时间。

寒假过后回来，我基本就没怎么写过信了。一是学习任务重，没时间。二是写也不知道如何下笔。大概其他人也同我这样想的吧，渐渐地，我也不再收到信了。不过令人嗤笑的是，我那写信的“习惯”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

所有的东西，遇见时光之后都会趋于平淡吧。我坦然地想。

直到我遇到了小溪。她是我原先九班的班长，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平时不怎么能见到，因为她在实验班。唯一碰面的机会便只有一周一节的体育课。也是在一节体育课上，她把一张淡蓝色的明信片赠予

我，那是她给我的信。之后的之后，她会时不时地给我写信，然后想尽办法给送过来。那份收到信之后的惊喜感和喜悦感是不可言诉的，而恍惚间，我好像又回到了寒假的前六天里。

虽然热情不似从前，会随时间慢慢退去，但永不褪色的，是那珍贵的友谊；而流淌于文字之间，埋藏于信笺之中的，是那深厚的情感。

来信中，小溪说：“我愿用这种看似笨拙的方式，记录咱们俩的点点滴滴，以此穿成时间线。”“幸得君心似我心。”我也愿相信，这一封封信会融进时间的长河，串成长长的友谊线。

情润信笺，纸短情长。

日子不慌不忙，我们来日方长。🌻



按时长大

2021级15班 小 舞

一个没有课的自习，我抱着公式在与数学这个劲敌进行不知多少次战斗。很显然，这一次我又输了，而且输得十分彻底。看见规范练上密密麻麻布满着错误答案，我的心情一度降至零点。

我烦躁地将它猛地塞进抽屉，准备拿一本英语必刷换换心情。而就当我打开扉页的同时，一张便利贴掉了出来。整齐的方格纸上用金属笔龙飞凤舞地写着四个大字：按时吃饭。

思绪便一下子回到上周。当时收心考试结束没几天，为了陪我的同桌凡凡学习和“内卷”，三天下来我几乎一口饭也没有吃，基本都是一瓶酸奶管一天。看着凡凡依旧精力百倍地刷题写题，我秉持着乐观的心态觉得自己应该也没啥大事，但我的身体并不买账。连发了三天烧，光打针就浪费了我两个晚自习的时间，加上头痛、嗓子发炎，不光学习学不下去，吸取教训本来想好好吃

饭的我，却悲痛地发现由于嗓子疼的缘故，我饭也咽不下去！

受着心灵和身体双重折磨的我找了一个课间，借了一张便利贴，拿笔用力地写下“按时吃饭”这几个字，并将它粘到我的笔筒上。我碰了碰一旁的凡凡，示意她看一看。

她瞅到了我的便利贴，眼睛弯成了月牙，嘴角也上扬了几分，然后……坚定地冲我摇了摇头。

好嘛，认识具有反复性，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思绪被拉了回来，我瞥了一眼旁边正专注整理地理笔记的凡凡，咳了咳，然后用极其微小的声音问她：“今天晚上你去吃饭吧？”疑问句里带着些许期待。

她听闻转过头，对上我闪闪亮亮的目光，眉眼弯弯地冲我笑了笑，然后重复了一遍上周的动作。

“不去。”

我无奈地笑了，低头看着那张静静躺在我英语必刷上的便利贴，双手撑头，就这样对着它发呆。

顷刻，我终止了这个容易扣分的动作，左手从抽屉里抽出数学规范练，右手从笔筒里抽出笔。我将规范练重重地压在桌上，然后在便利贴上新添了八个大字：“按时学习”“按时长大”。

一切不着急，慢慢来嘛，凡凡总会去吃饭的，数学题总会解开的，成绩总会稳住的，梦想也总会拥抱我的。

好好长大，按时长大，就够了。

我这样想到。而停笔的那一瞬间，第二批次的晚饭铃刚好响起来。

（注：文章题目取自演唱会名称《按时长大》，并将此篇献给我可爱帅气的同桌凡凡，并献给每一个正值成长花季的你。）

一起等雨停

2021级15班 迟 耿

雨热烈地淋了一整天。

上午，去往考场的路上，刚刚出楼门的我就被猝不及防的雨滴打了个正着。尽管雨丝细如牛毛，但我还是极不情愿地将胳膊严严实实地捂在头上，生怕雨水沾湿头发。相比较而言，我旁边的朋友却显得格外泰然自若，一路微笑着和我说话，即使眼镜渐渐起了雾也丝毫不不在意的样子。“你不挡挡吗？”面对我的疑惑，她仍是笑着摆摆手。“我不想弄湿我的资料。”或许感受到了我那丝烦躁的情绪，她又补充道：“也许我们考完，雨就停了吧。”“但愿吧。”我听出了她话里的安慰，心里稍稍舒服了些。

考试的时候，窗外的雨像滚滚波浪般越下越大。阵阵的雨水声像紧密的鼓点般击打在我的心上。而面前见长的英语短文似乎也因此变得模糊复杂起来。紧张的情绪顿时漫延开来，我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抬头，却正好对上老师的目光。她站在窗边，好像也是在听雨。由于近视，我本应看不清她的神色，但偏偏那一瞬，我清楚地看到了老师温柔眼眸中的隐隐鼓励。备受感动的我立马低下了头，细细揣摩，那些大段大段的阅读题也有了自己的正确答案。

中午，雨还是在下着。在闷热的食堂里汗流浹背地吃完饭，衣服已经变得湿漉漉的。我拎着沉重的雨伞，本该舒畅的心情蒙上了一层灰。刚好，遇上了我大理班的同学，他笑着冲我打了招呼，带着我从食堂里面的楼梯走。“这样可以少淋不少雨。”他略带自豪地说，我听闻则露出了笑容。

“你考得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英语挺简单的。”“那就好。”到了一楼，宿舍楼离我就是咫尺之遥的距离。托他的福，我确实少了许多与雨水的接触。告别之前，他在伞檐

下冲我扬起明朗的笑脸。“你加油。”“嗯，你也是。”

雨一直下到了傍晚。一楼的连廊下已经有了厚厚的积水。我，我师父，我斜后位，一行三人用伞挡着，踮着脚在积水中迈步前进，“幸好我学过舞蹈。”我庆幸道……尽管我学的不是芭蕾。从超市出来，银色的音响传出阵阵音乐，在大雨中显得别有一番风味。我扫了一眼在大雨中吃蛋糕的师父和替她打着伞的后位，终究还是没有勇气陪她们一块在雨中逗留。我偷偷跑了回教室。而这来回一趟，裤腿早已湿得不成样子，只好和其他同学一样挽起裤脚，等它晾干。不久后，她们一前一后回来了。看着同样湿着头发的她们，我们仨相视一笑。

雨还是没有停。

但好在身旁，有许多人陪我，一起等雨停。🌧️



偷得浮生一日闲

2021级15班 陈润芝

阿道司·赫胥黎预言：人们会在庸俗文化的麻醉下丧失健康、独立的文化精神，被无聊烦琐的世事麻木了对真理的渴望……自觉压缩精神的延展空间，最终被简单的娱乐和欲望囚禁。

赫胥黎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君不见，疲惫、浮躁和虚无充斥着整个世界，我们追求着“务实”，而忘记了“务虚”。

“利”字当头，便舍弃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宁静，舍弃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舍弃了“宠辱偕忘，把酒临风”的淡然，舍弃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舒心。

我们不断在苦海里沉浮，忘记了太多，舍弃了太多。当我们被重负压得喘不过来气的时候，何不停下脚步，偷得浮生一日闲，留点儿时间、空间给心灵和梦想，过一种张弛有度的平衡生活呢？

在风轻云淡的日子里，怀

着一种静寂与凭吊的心情读《庄子》，体会这超凡脱俗的睿智。如今的世界，已然不需要隐士，但我们仍要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心境，那是生命的飞越，心灵的归处，给灵魂插上翅膀，化作翩翩蝴蝶，寻觅梦的彼岸。岸边垂钓，江上望月，林间听风，天人合一，返璞归真——自由，是庄子一生的追求，不也是我们的吗？

琦君说：“明亮阳光下的西湖，宜于高歌；而烟雨迷蒙中的西湖，宜于吹笛。”然而，无论是高歌还是吹笛，不都唯心而已吗？何必拘于明媚或迷蒙呢？正如苏子所吟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管他前途是荆山棘地，还是无尽深渊。纵然公务缠身，也要庭前望月；纵然忧患来临，也要载歌载舞；纵然琐事相累，也要汲泉烹茶。只因那平衡的心境，豁达的灵魂。归去，往何处？自是心灵之所，自由之处。走或归，也与高歌和吹笛一样，唯心而已。

一念之间，便是忙碌与悠闲、禁闭和自由的差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便在喧嚣的红尘里得到一份安宁，在紧张的节奏中悟出一种平衡。

有人将社会分为三种：天真烂漫的孩童社会，热情似火的青年社会，沉稳冷静的中年社会。我们正处于中年社会，最大的特点便是务实，舍弃了花酒琴，诗舞乐之类的虚。“求实忘虚”的结果便是保证了躯壳却腐烂了灵魂。

偷得浮生一日闲，花一些无用的时间做一些无用的事：忙碌的工作后泡一盏清茗，回家的路上赏身边的风景，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听一出折子戏，下雨天静坐在窗前看水滴的世界……看似无用，却成为多年后人生最美的回忆。

在这浮躁而繁华的世界，用一颗平衡心，过一种平衡的生活，淡泊宁静，踏歌而行。



窗外有风景

2021级15班 迟 耿

伴着雷声滚滚，白雾弥漫，夏雨热烈地淋了整整一个下午。

终于在晚饭之时渐渐停息。阳光透过薄薄云层，微微探出头脑，似乎在昭告着我们，天气逐渐向晴。

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但也时常引起人们的倦意。晚餐之后的第一节晚自习，我压着语文课本，用笔帽时不时地触碰桌面，可是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状态。

懒得思考，我索性直接摊开课本，勾起笔直接抄了起来。

估计是不带思索和写得太急的缘故，一不小心，我将答案抄错了行。“啊，好烦！”我在内心抱怨一句，接着用横线大力地在习题上划来划去。笔和纸磨擦发出响亮的“唰唰”声，无一不在显示着我的不耐烦。

突然，我感到有类似笔尖的东西在戳我，转头，正好对

上我同桌略带笑意的目光。她用手指了指窗户的方向，笑着跟我说：“快看，窗外好漂亮。”我稍微一侧头，顺着她所指的方向看去，惊喜地发现，窗外的天空不知何时已全部放晴。

大朵大朵的阳光懒懒地躺在对面的实验楼上，衬着灯光，衬着暗影，明晃晃地交织在一起。云儿也像在橙粉色的染料中浸染过一般，悠悠地舒卷在天边。此情此景，我心中的烦躁顿时烟消云散，只剩下无止境的呐喊：“啊！真的太漂亮了啊！”

惊喜感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别人分享，我刚叩响后桌的桌面，班主任的目光就像探射灯一样照了过来，吓得我一个激灵，连忙把手缩了回来。从余光中，我瞥到班主任戴上了眼镜，站起身，朝我这个方向慢慢走了过来。不安的情绪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完了完了，老师该不会发现我在不好好学习、游手好闲吧？不，不

对。他肯定发现了！啊，早知道我就认真做题了。”我的心像打着响鼓一样，随着老班的步伐，“咚咚咚”地响着。

他站在了我的课桌前，我的心立马吊到了嗓子眼，同时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但是他并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只是从我同桌那里抽来了一张演草纸。接着他拿起躺在我桌角的红笔，飞速地在上写着些什么。我和我的同桌都被老班这一系列动作整得有些发懵，只能呆呆地注视着笔尖在纸面上游走。

笔停，老班把那张纸推给我们，只见上面用连笔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句话：“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亦如此。”

“听过吗？”“没，没有。”我和同桌默契地摇头。

他的镜片覆上一层暖暖的笑意，接着他拍了拍手，寂静的教室里掌声尤为明显。同学们的目光瞬间集聚了过来。他

冲着窗外的方向扬了扬头，看似不经意地开口：“啊，好像有彩虹了……”

一语既出，似平静的湖水中投入一颗石子，瞬间泛起层层波澜。同学们立马叽叽喳喳

地讨论起来：“在哪儿？在哪儿？”“让我看看！”“别挤别挤！”

而老班只在一旁笑而不语。下课后，我继续完成未做完的习题，只不过，我合上了

课本，再也没有打开过。我要自己独立做。

因为我知道：

窗外有风景，

而笔下有未来。🌕

正午

2021级16班 谱子

这是一个热得飞鸟都四处飞窜的下午两点，一切都浸进了闷热的空气中，融化得一塌糊涂。你没有做懦弱的逃兵，而是走出了舒适的空调屋。现在你正躺在公园里一片被晒蔫了的草地上，这是一个斜坡，对面就是闪动波光的人工湖。掩盖在土地下，有种力支撑着躺在草地上的你，而斜坡上的另一股力又将你微微下拉，这奇妙的力的结合让你感到舒适、安心。

太阳光从不拐弯抹角，它照在了你的面颊上，顺着向你的身体四周流淌开来。

阳光照在脸上，微微发烫，非常的舒服。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皮肤正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发生变化，你没有涂防晒，因为你想要自然地去享受这一切。

但世界并未完全沉入寂静。你闭上眼睛，嘈杂的声音将你包裹了起来。在你看来无目的却热烈的蝉鸣声，风吹拂草地的沙沙声，远处工地上重物敲击声一下又一下，柏油马路上偶尔疾驰而过的车声，湖水被风搅动时悦耳的流动声，一片水拥着另一片水，在一眼就可览尽的人工湖里绕圈儿。你感觉

远处仿佛传来了那首经典的钢琴曲——《蓝色多瑙河》。

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你做了一个汽油味的梦。你的父亲是油田的一名井下工人，但你并没从他身上闻到过类似的气味。他每次上井回家前，都会脱下那套被黑色油污染得不成样子的红色工服，他微驼着背，站在单位公共澡堂昏暗的灯下，站在微微发黄的水流下，站在看不出原本颜色的墙下。他像个正坐在考场里检查期末试卷的小学生一样，细细地，慢慢地，认真搓洗掉身上的污垢，再擦洗沾染在手上、脸上，

和其他地方上的黑色油污，当难闻的味道全部顺着那发黄的水流进下水道时，他才会将一切收拾妥当，骑上电动车回家。

他到家时总已经很晚了，但你仍愿意坐在客厅里一人等他，他一只手把门锁打开，一只手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推开门的那只手上挂着飘出白色热气的塑料袋，手腕上被勒出了红印，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你俩的晚饭。是你小时幼儿园旁边那家小面馆的米线，一份米线的量很大，还有不少的海带，但荤的肉沫只

有零星几点。

再睁开眼时，阳光依旧烫烫地照在你的面颊上。你全身上下所有的毛孔似乎张开了来，每一根在阳光下成了金色的绒毛都被汗水浸湿。你突然打了个哆嗦，你喜欢阳光，但不喜欢顺着你的头发、你的胳膊、你的脖子流下来的黏腻汗水，反复潮湿。你站了起来，试图拍打掉跟着你一齐站起来的泥土。起风了，不大，但足以惊醒昏昏欲睡的叶子了。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像在鼓风机上挣扎的纸屑。你轻轻走下坡，

蹲在那仍不死心绕圈儿的湖水边上，用温热的水把手洗净，顺便痛痛快快地洗了把脸。闷热的空气很快就蒸发干了挂在你脸上的水珠。

你转过了身去，背对着依旧发蔫的草坪，背对着仍在绕圈儿的湖水，背对着炽热且刺眼的阳光。蝉依旧在无目的而又热烈地叫，周边和开始时一样，偌大的公园里依旧只有你一人。

你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那抹灿烂的晚霞

2021级15班 武美娇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自习课，正对着课本背书的我被一阵“唰唰”拉窗帘的声音打断。转头一看，发现外面的天空早已不知何时被渲染成了粉红色，如梦似幻，像雾般在广邈的天空中漫开。

我们的教室在四楼，正好能将这美妙的景色尽收眼底。

班里所有同学都停下了手中的笔，纷纷望向窗外，连连发出“哇——哇”的赞叹。或许是上天对我们努力学习的馈赠，又或许是时光为了见证与我们的陪伴悄悄露了脸。整个教室沉浸在轻松与温暖的氛围之中。我抬头看了看表，记下这美好的时刻——16:51。

还没下课，迫于心中的守纪和自律，大家都依依不舍地收回了目光，继续扬起手中的笔。但窗外温柔的霞光仍旧笼罩着我们，而我也相信，我们笔下的未来会在光的陪伴中越发灿烂。🌀



错位人生，进退可正

2020级25班 商艺晨

想成为远翔的鸟儿，却因新的生命成为捉虫护子的母鸡；想成为木雕艺术品的枝桠，却成了风吹日晒的窗棂；向往大海星空的你，却只能活在田垄之间……人生的错位，来自家庭的预设、社会的分配与个人的向往之间前后相差的步伐。然而这前前后后的错位，进而争可调，退而安可校。

进，用肩膀顶住不解与阻挠，让现实追上梦想。若有清晰明确、踏实可及的目标，去追求又何妨？韩信封将前，只是护卫仓库的“执戟郎中”，却选择了进而争，终成为璀璨汉王朝的开国大将；进步诗人白居易出身地主家庭，却抛下家庭预设的期望，投身革命洪流；毛不易，原本只是医院里铺床打杂的护士，却坚持追寻自己的音乐梦，实现了梦想照进人生。如果现实落在了期望之下，努力进取，让现实追上梦想，便能扭转人生的错位。

退，用心灵接受现实，让不甘不愿雪藏，踏实做事，一样能让过高的梦想不再紧牵心神。世上人有千千万，未成的梦想又何止万万千。更多的时候，人生是妥协而不是决裂，是接受而不是退避，学会接受现实，调整自己的心理，重新确立新的期望，“低开高走”的人生未必不能成真。新时代有新机遇，做一名普通的焊工，也可以通过钻研达到创新，从工人变为“工匠”；大专毕业的养老护工人才也能够落户上海；第一志愿学土木工程，却被调配到无线电专业的南仁东没有慨叹错位，而是调整人生目标，成为了中国天眼之父。摒弃长嗟短叹，积极接受现实，在实际情况下找契机，求突破，同样能校正人生的错位。

然而进退与否，需要有权衡的能力，怀揣着不切实际梦想，怨天尤人的自负，这样的进不会有好的结果；面对实

现期望的可能却没有把握的勇气，这样的退令人耻笑。人生不全是进而取之，也不全是退而舍之，是进是退，需要慎断。

人生的错位，实际上很多时候并不是现实物质生活的错位，而是心理的错位。摆正了心态，无论生活上或求取或进退，人生都在前进，反之便只能进为退，退更退，永无宽心释怀、长风破浪之日。

现实的面貌，要求我们会面对人生的错位。应对得当，错位是挺进的留白；应对不当，错位会变成错误，进而成为人生的悔恨。所以，或进而取之，或退而舍之，都是宝贵的智慧，来应对我们的错位人生。

（指导教师：谢鹏娟）

花和小鸟

2020级25班 刘佳音

如果我是一朵花，那又为谁而绽放？

如果我是一只鸟，要往何处去飞翔？

我生于长空，翱于烈日，我是大地写给天空的赞诗，是亿万颗浮沙中那唯一幸运的珍宝。我是清晨，是早芽，是春暖时雪水消融的那一声叮咚，是宇宙里爱的起源。我拥有短暂且永恒的生命，我窥得见一个又一个光明却朦胧的明天。我从未担忧过信仰的陨落，但也未知前路平坦还是曲折。好在，我足够勇敢。

如你所见，父母赐予了我有形的生命，而不是世界。它赠我以无尽的时间。我想，比起虚无缥缈的“爱”，那应该是“责任”——它包括呵护、教育、生存和成长，它是无定形的、可塑的，于花，它是华贵的玻璃外罩；于鸟，它是手腕上的铝制鸟镯，这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当然，假使你稍稍允许你的想象力张开翅膀，你就会轻易地发现，我成为了一

朵小王子的玫瑰，或者说一支六角笼里的信鸽。这也是上天注定的吗？或者说父母才是我小小世界里，至高无上的上帝吗？玻璃罩子和金属脚镣两种永远无法伤害我的东西，可他们就在那儿，像座碑！

我问：若花开不出玫瑰的火红，鸟飞不到信鸽的地址，我还可以成为我吗？

他们回答：玫瑰是祝福，信鸽是期望。开得出，你会幸福；飞不到，爱仍然存在。

我明白了，父亲。名为“责任”的细绳一端系着不可控制的预期，另一端却挂满沉甸甸的如同第二次生命的爱。请听我说，母亲，如果我摔得痛了，请拉紧绳子拽我回来。如果我走得远了，不要担心，我终究会回到你身旁。

如我所愿，我生在“这个世界，这个花挤着花、鸟掠过鸟的世界，天空降下雨露和肥料，树梢有虫和浆果，它总是捧着无数新鲜的机会给予所有个体，在它所能决定的范围内，

一视同仁。然而它的面孔常常是冰冷的，在你因大雨折断了枝叶时，在你的羽毛被鸟儿啄掉时，在你生在贫瘠之地，却如何拼尽全力都去不到梦想之乡时，它沉默，只有沉默。在这个世界，一切商品都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最美的花受它青睐，矫健的鸟儿有它奖赏，它需要最好，更好，无论是你是她还是他。

绽放吧，你说。翱翔吧，你说。在这个虽然有些冷酷却依然公平的世界里，我只有我自己了，累了固然可以趴在地上歇息，但生活依旧继续，就当作对这个世间一切恩赐的回馈吧——我将我自己滚烫的心脏贴近地表，心脏跳动的频率与大地的脉搏同频共振。如果这世界之期许非我所愿，那便将自己的梦吹向天空，在这个花挤着花、鸟掠过鸟的世界！

如我所历，我曾认识一朵扎根于大漠洞窟的花，那里烟尘伴着驼铃，楼兰的舞曲奏了千年，她受世界所托，迢迢千

里守莫高奇迹。我亦听闻过一只小鸟，她尚且年青，幼嫩的喙在鸟群中找不到位置。后来她拿起画笔，一幅《普贤变》令世界为之喝彩，她用自己易

折的羽翼，开辟了一片新的领空。红尘滚滚，我的视线照进每一个角落，那里有无数的小花和小鸟正凝视天空，聆听世界给予每一个个体的祝福与期望。

看到了吗？花和鸟的未来，就在那里！

（指导教师：谢鹏娟）

时代之殇

——梁思成先生的遗憾

2022级27班 吉政峰

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黑格尔

梁思成，梁启超之子，林徽因之夫，我国最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主要创立者，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他与中国古建筑的不解之缘就是源于他对这份职业的热爱。

新中国建立之初，北京的许多古城墙面临着“拆留之争”，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梁思成先生认为古城墙是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应当予以保留，并与建筑家陈占祥一起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梁陈方案”不仅没被通过，梁思成还险些

被打成“右派”，被批判与排斥。大量古城墙被毁坏殆尽，成了梁老一生无法释怀的痛。多年之后，当人们回望历史，许多人对“梁陈方案”没有得以实施表达了不解和困惑，认为当年社会上的人们“拆古墙，建新楼”的举动是鼠目寸光，是对历史文化的鞭挞和毁灭。针对这种观点，我认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来分析判断。

何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都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那它的辩证法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

是强调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不同角度，用联系、发展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用理性客观的头脑来分析历史成因。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看问题，就是我们不能一味拿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件，要充分考虑时代背景和人们的认知水平，将具体事件放在时代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理解，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

就拿“老北京古城墙被拆”一事来说，就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发展，是温饱，是自力更生。物质是发展一切的基础。北京作为首都，新中国的门面，这

无疑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必由之路，而盘踞纵横的古城墙无疑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难题。在一个连温饱尚且未解决的时代，要做到城市建设和文化保护两者兼得，属实是道难题。虽然梁老提出了新城和旧址并存的方案，但新中国外受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使原本羸弱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于是，梁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提出要“保护古城建筑”的方案无疑会处处碰壁。直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古文化保护意识逐渐觉醒，才意识到梁老提议的前瞻性。

北京古城墙的拆除让梁思成先生抱憾终身，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遗憾，而是时代发展的遗憾，是文化传承的遗憾，更是全体国人的遗憾。但历史的不完美也是一种美，我们在感到遗憾的同时，也看到一个泱泱大国的快速崛起，而今强盛的国力再也不需要我们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之间做单选题。

2022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就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本着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全面加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我们在感慨时代变迁、惊叹古文化魅力的同时，不要忘记，几十年前有一位容光焕发的老者，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一片天空。天若有灵，梁思成先生看到这样的盛世，一定会欣慰于心。

（指导教师：王 彬）

面向生命，思考死亡

2021级25班 孙 晗

—

我从未远离死亡。

横穿马路的时候，夜间骑车的时候，熬夜不眠的时候，吃饭说笑的时候，抓猫被咬的时候，摔下山坡的时候，被电饭锅电到的时候，插座起火的时候，追狗迷路的时候……

死亡无时不刻不在我的身边。而我这才惊觉，冒了一身

冷汗。

一定会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我对自己承诺。

其实也并没有做出多大的改变。该横穿马路还是会穿，夜间无人时还是会拉满车速地骑车，不愿睡去时还是会瞪眼熬夜……

顶多不过是在过马路时左右多看几眼罢了。我对死亡与

意外束手无策，也丝毫没有面对意外死亡的心理准备。

很多人不愿谈及死亡，因此也理所应当不去设想，而我要张口说：亲吻死亡。

它就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我们身边，乘人不备扑上前来咬住咽喉，我们从未成功地从它手下逃离过一次。西西弗斯蒙骗死神祈求生命，被视作违抗

神意而封于永劫无间，日夜无休地推着巨石。

正因无法逃离，才更要张开双臂去接纳。

死亡的恐怖在于未知，我们在死亡后的被抹杀、被遗忘里破防。如果早就知道自己的存在终有一天会消弭，你还会选择来到这个世界吗？

很多人都会选择同一个肯定答案。寿命有限的我们或许早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与死亡共舞，只是闭口不提，而非如前面所设想的一般逃避。所以我们都想在世上刻下一记痕，以证明自己曾经存在。

因为世界如此美好。

二

月亮沉入海底，探听鲸落的秘密。

死去的鲸正缓缓下坠，浮肿的身躯残破不堪，海鸟和小鱼的嘴冷酷无情，将庞大苍白的死物啃噬殆尽。它终于坠落在海床上，扬起层层细腻的白灰。这里是鲸鱼的坟场。当尘埃落定之时，它身上已爬满蠕虫与觅食的鲨鱼。他们说这是浪漫的死亡。真的是吗？

他们说这是死去的鲸鱼博大的爱。

我对爱知之甚少。

怎么会有人能如此义无反顾无所保留地献身于爱？

我说的是爱，是打心底希望你过得好的爱，是二百零六块骨头都在为你搭建高楼的爱，是愿你变好却也能拥抱着糟糕的爱。

想来想去，除了鲸鱼，只有母亲。你说，你为什么能如此经久不息地爱着我？

大海盛满漫天细碎星光，轻轻摇曳，岸边破碎的浪花叮叮当当散了一地，敲出鲸的安眠曲。母亲是不会在我面前一展歌喉的。她纤长细瘦的手握紧刀把，将鲍菇细细切丝，手一拢，放入锅中，撒上孜然。端上桌，便无需多言，爱意已尽在其中。

我就像啃噬鲸的小鱼和海鸟般贪婪，一味索取又毫无付出。我怕我们的关系会像一张纸，虽然能容下一撇一捺许多故事，但依旧太薄，力道大点就会划开一个小口，浅浅一线，能从中窥得隐忍不发的怨懑与无声的失望。久了，划痕如鱼

鳞般密布其间，风一吹，满目千疮百孔。

她说不会。我们血浓于水。

她说我的枝桠与家中一草一木息息相关，每枝小叶都向往着自己的花朵与果实。它们不应以重和痛浇灌自己。烦恼的乌云若是建构了人生一半的季节，绵延不断的雨会是人生的气候。

腹部烂掉的果核忽然开始发芽，根茎横生，向深处扎根。

像把未开刃的刀。

是痛还是快乐，我的感觉开始模糊。

三

一只蝴蝶枯死在院里。

我把它拾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相框里，妄图它能多停留一阵。

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支离破碎，我救不了它，但我身为人的傲慢告诉我，总会有办法的。我用指尖粘上细碎的蝶鳞，却发现它已经失去了颜色，光彩不再。它已经不可逆转地死去了。

我早就知道失去的永远都回不来，但依旧忍不住要挽留

它的念头。

想让那只枯死的蝴蝶再翩跹于花丛间。从相框里飞出去，从玻璃棺中活过来。人类不切实际地如此妄想，即使知道它飞了之后就再也见不到它。

现在，我把它锁在相框里，不让它再有振翅的机会，妄想永远拥有它的美。

蝴蝶是飞翔的花朵，我以人类之姿捏住它飞舞的花瓣，平静地看着它挣扎，目睹它的死亡。我即是它的死神，从容地摧残美好的生命，把它的舞姿据为己有，封在收藏夹里藏好，不让任何人发现。

我当然知道这是错的。我理应让它飞翔放它自由，让它快乐无忧。只是没有人知道我抓住了一朵会飞的花，只要我绝口不提就无人知晓，也就没有来自道义的抨击与指责，我当然也能对它随心所欲。

因为无人知晓，残杀也就变得理所当然，我即是它的世间真理。它只能无助地哭泣，

陷入泥沼，无力挣扎，无声咆哮。

无人知晓。

我满足地微笑。

四

我在荒芜的花园里悄悄把自己埋葬。

冬日的清晨是雾蒙蒙的，被当做墓碑的小石块像浸在牛奶里，一不小心就找不见了。但不要紧，我已熟悉这里。

小土垛下的尸体说：“种一点花吧！”

于是我在月牙还未坠落的清晨踏着水汽与潮湿来到早集。冬天的花店对我紧闭大门，我徘徊、迷茫，不断询问路人与摊主哪里可以买到鲜花的种子。他们遗憾地摇头。我小心翼翼地揣了希望，从集市东一路问到集市西。月亮在这里沉入地平面下的大海。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从哪里可以买到鲜花的种子？”我问。

“我这里就有，各式各样

的，在冬季死去的花种。”老人慢慢展开布包。

我买下一小包枯死的种子。

花园里依旧空无一人，只有我的墓百无聊赖地伏着。

我给每一个小种子都堆了一个小小的土垛当作最后的安息之所，和我的墓一同享受冬日的静谧。小小的花园飘出亡灵无声的颂歌。我们歌唱冬天。歌唱干净、纯白、一尘不染的世界，歌唱祥和、宁静、万物沉睡的世界。歌唱生命，歌唱美丽。

这是亡灵的颂曲。

我看到种子安睡的土垛上慢慢绽开了只有我能看见的花。白白的，小小的，若有若无的冷冽香气萦绕在我的墓上，久久不散。它们轻轻给了我一个吻。

“你看，开花了。”我对土垛下的我说。

(指导教师：徐金键)



作者简介：

荧惑，身高一米八五的油头美男，曾用笔名流火、墨灰、齐紫、君书、无边丝雨、希瓦艾什等，现潜伏于2021级2班暗中观察，诗词曲赋小说散文样样略知一二样样不精通。想于庙堂之上安邦定国的同时也想在大街上鼓盆狂歌，在泥里拖着尾巴四处乱爬。喜欢吃饭睡觉交朋友的社交恐怖分子，更喜欢从生活的苟且里偷得浮生半日闲。

坚定不移地认为写作是为自己而写、为时代而歌，坚定不移地相信纯真热烈的感情比华而不实的语言更加可贵。如今不会为了谄媚任何人写作，以后也不会。

运动会摸鱼指南

2021级2班 荧惑

一

“所以我可以写完采访稿以后投到校刊上吗？”瑜在他们班后门门口问我。我停下往自己教室冲刺的步子，看了眼表，还好，距离上课还有七分钟，于是冲他冷笑。

“要是不行就算了……”他犹豫着让步，却被我打断，“没事，写就行，大不了我陪你一起写。”

二

抱着照相机四处溜达的时候碰到了打着蓝色领带、正在搬椅子的毛毛。一身笔挺的制服衬得这位同学气宇轩昂。

“毛毛好帅！”我冲上去怪

叫，他看了我手里的相机一眼，无奈地笑着往前走。我相信他内心有一万句骂我离谱的话快速飞过，但有失风度，于是没有出口。

三

数学晚自习。

“我们班方阵全是他们自己搞的。”我们帅气的数学老师正在我旁边的过道上溜达，我笔下没停，边证明线面平行边顺势好奇毛毛有没有参加走方阵。

“我们班的男生都很帅气！女生也都很漂亮！”帅气的数学老师还在夸他们班，我找了个点建立三条坐标轴。我

们毛总当然帅了，毛总可是非官方认证的一中校草、校园男神，他凭一己之力拉高了全人类的颜值水平。我心不在焉地想着。

“她们要穿旗袍！”帅气的数学老师背着手往讲台上走，笔芯断了，我按着自动铅，表面上不动声色地写着向量，内心则掀起惊涛骇浪：我要看美女穿旗袍。

接着，一个更大的念头浮了上来；我想看毛毛穿旗袍。

我继续写我的数学题。

所以距开幕式一个小时，当我在餐厅拍下一身补灵补灵西装的瑜瑜激动地同还含着个馄饨满脸惊恐的毛总握手的史

诗级会面后，同瑜对视一眼，一唱一合：

“那么，我们敬爱的毛总——毛氏国际超级银行的总裁，”瑜开始笑。

“——董事长，创始人——”我愉快地接上，“为什么没有穿旗袍？”

毛毛艰难地咽下他的早饭，“别胡闹。”

钰凑过来，“他昨晚违纪被班主任抓了，在宿舍搜出一大堆东西……”

“我没有！那是别人的！”毛毛边否认边往嘴里填了一口汤。

“班主任说，把书挖开放mP3都是他们十四年前玩剩下的——”

“我不是！”

闹了半天，我们重新坐好，围观毛毛享用他还没吃完的骨汤馄饨。

“总之，别闹太大，我生怕班主任把我赶回去。”他说。

马上放国庆了肯定不会赶回去好吧，我心想。“大不了来波调虎离山，反正我本来的计划就有去采访咱数学老师一环，趁那时候瑜去找毛毛玩，孙子见了都得夸我这波声东击西漂亮。”哎呦，运动会找朋友玩也没啥啦，很合理不是嘛？

事实上的确没啥，采访数学老师的时候还是毛毛帮忙拍的照。

但相处得很愉快并不代表没发生什么小插曲，比如我们三个合照的时候他俩把我推到中间。理由是我太矮。

好气哦，可是还要保持微笑。

身后本应大到能罩着我的影子不见了。我回头，他俩窜得一个比一个远。

“近大远小的道理懂不懂！”瑜明晃晃地将对我身高的嘲笑摆在脸上。但物理学得好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无视他比毛毛矮那么一点的客观事实，跑得比毛毛还远一大截明显是他主观臆断后做出的行动。

四

瑜去采访他班主任了，我趴在看台边上看比赛。旁边班级的老师凑过来看我手里摆弄的相机，我抬头，灿烂的阳光下那张帅气的脸闪瞎了我的眼。

啊！是我们级部知名生物老师！有“磊磊”爱称的孟磊老师！我的生物学男神！每次看到印着他名字的试卷我都要开心好久！我指天发誓，他本人比化学办公室走廊上印着的照片上的样子帅多了！

素有“事后诸葛亮”之称的我仔细规划，我应当迅速上前要合影，然后左脚踩右脚三百六十度托马斯全旋以第一宇宙速度迅速逃离地球。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不是我！

而当时我只知道洋溢着跟男神说话时的灿烂微笑问老师要不要看看我的相机。

现在就是懊恼，十分懊恼。

五

“我带你去采访我们班的大卷王。”体察过风土人情的瑜对我说。

我们在花房附近的台阶上见到了正在认真写数学试卷的佑同学。我瞄了两眼，这套卷子我们已经写了，写数学卷子进度更快的反而是隔壁文科班，我想，大文的朋友早写完了，理科班的各位才刚刚开始。

“这家伙数学140。”瑜给我介绍。转头坐在台阶上开始问：“你对内卷有什么看法？”

“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基于庞大人口基数的选拔方式产生的结果。”佑停下手中的立体几何，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得从‘小镇做题家’开始讲。内卷是人口达到一个阈值以后为了适应这种选拔方式一部分

人作出的行动。”

瑜很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下：
人口毁灭计划。

因为人口基数大为防止内卷而口出狂言消灭人类，不愧是你，瑜瑜！

“而我卷，或者说我学习，是因为学习有趣。因为有趣，我才学习。”佑开始回答第二个问题。

听得有点蒙圈。

“你的意思是说，‘卷’不过是别人贴在你身上的标签，而对于你自己，无论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无论别人认为你是卷或是不卷，甚至无论‘卷’这个词是否流行起来，你都会学习。你已经不会为了‘卷’而去学习，你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因为你可以从学习中得到快乐。”我说。

“是的。”佑认可地点头。

瑜在纸上写下两个字：卷王。

后面大概是佑在表达自己对“学习有趣”发表看法，因为瑜在本子上记录的脏话足以被打上马赛克。

到第五个问题，“你会成为希特勒吗？”

“不会。”佑斩钉截铁地回答。

“记下来，他要发动三战。”

我摸清了瑜写采访记录的规律。最后一个问题，”瑜看着佑手中又写了几个字的数学，陷入沉思。

“我帮你问——‘写完以后可以给我抄抄吗？’”我说，“瑜你还是没经验啊。”

“应该会的。”佑点了点头。瑜心满意足地写下三个字：大好人。

态度转变得真快啊，这大概就是数学的魅力吧。

六

“真的不会有事吗？”佑看到我坐上了秋千，担心地问。

“没事，谁也不会想到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在荡秋千。”我鬼鬼祟祟地往看台方向观察，“很好，没有老师！”

“一看就不会荡秋千。”他和佑评价说。

听了这话我荡秋千的兴致大减。秋千依旧飞得很高，我被沙地上一只虫子吸引了注意力。

我们三个蹲过去，询问虫子对运动会的看法。

虫子用屁股对着我们进了洞。

“这就体现了部分当代高中生学习无动力、社交无能力的现状。”我托着下巴作沉思状，

实际上在将毫不相干的事件混在一起扯淡。

虫子飞出来转圈驱赶我们。

七

经过一上午的观察，我将为数不多的信任扔回了瑜身上，连带着记者证一起。当我忙里偷闲去找他时看到他在整理采访稿还捂着不让我看的时候甚至有些欣慰，可以说是在主席台上审稿坐到屁股痛了一天的治愈良药，当然没什么用，该痛还是痛。

至于为什么同样是坐主席台只有我屁股痛，我想可能是我比较娇气吧。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是采访记录。”他指着本子上几个正常的词汇和一些马赛克，“这里是演算，”他的手指划到闭合电路欧姆定律上，“然后这里是五子棋——你看，我赢了。”

我看着他指给我的四个黑子，“我同桌骂我哪里离谱往哪里下的打法很狗。”

“是挺狗的。”

“你懂什么，我那叫战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瞪了瑜一眼。

“就是很狗。”

“你要是执意这么认为我

也没办法。”

八

瑜和佑的部分记录摘抄。

班级方阵。快乐，学习压力减缓，放松身心，热情。“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鼓励。拉近同学之间的距离。

班级方阵。最后一次，可惜但庆幸。放松。强身健体。开阔视界。

班级方阵。纪念，放松心情，展示一中，宣传一中。自豪，展现班级良好气象，尽自己的一份力。学生体质，亮点，认清自己。

集体荣誉感，团队精神（21级24班副班主任，貌似）

以上节选自佑的关键词记录。当我仔细翻阅笔记本时，不得不面对这两个家伙留下的连受访者都不知道写的烂摊子。不过比我靠谱，我去年第一次采访时写了的是几张运动学试卷，而今年我写的是原电池和电解池，顺带发现了答案上几个错误。看来这两位开幕式上看每个班级整活看得很过瘾啊。

总结：

1. 对运动会的感受

同：集体荣誉感，放松心情，展示自我，展示集体的精神风

貌，是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兴奋开心）（身上有汗，兴奋激动）（对运动会抱有热情）

异：部分参加了项目的同学，有部分同学对自己的发挥不够满意但依然对运动会持有积极的态度；有人认为有助于学生培养外向的性格，在社会上立足。

2、以为本次运动会需要改进的点

同：不够严谨，细节工作做得不是很好。

异：部分坐区的同学不能获得很好的观赛体验（视野、水）

以上总结大概率为瑜手写，佑在旁边补充的结果。七扭八歪的烂字和我印象中瑜的“荆体”（他为毛总准备生日礼物时自封的字体）没什么太大出入，而瑜和佑的字体中起笔收笔有着较大差别，佑本人也表示这段字体并非出自他之手。至于瑜所言“可能是幽灵写的吧”，他那满嘴跑火车——更确切地说，满嘴跑高铁——的性格让我对他的话十句中有九句持保留意见。

我又翻了翻本子，五子棋的战场，画得极有抽象派艺术特色的小人，不知出自哪张卷子的电源内阻和被打上马赛克的脏话，采访记录就藏在里面。

而瑜站着或用膝盖垫着写的烂字，其破译难度堪比梅尔基亚德斯留下的羊皮卷。至于上面的总结为何被我选了下来，我的解释只有坐在桌子旁写就是不一样，而我也无法从“平衡”和“干饭”中写出点什么东西来，总不能说他采访别人对化学平衡移动的看法吧。

有点好气，但更多是好笑。

认识这样有趣的他们是我的荣幸。

九

原本打算第二天上午死也要找学妹换班的，主席台上的椅子我真一秒也不想多坐。而后面发生的事让我没机会跟瑜和佑四处“体察民情”，但却多了几次冲毛总抱怨他抓拍的数学老师像是表情包。

瑜比以往更神出鬼没了；佑坐在椅子上学习，打扰他让我内心平添几分愧疚；最常见的毛毛那嘲讽的笑一如既往。

我把泡腾片扔进水里，噼哩啪啦的气泡涨破声从桌子上流淌到四处。热烈而不绝。

听，那是我没有闭幕式的青春。🌪

我生活中的动物们

2021级2班 荧惑



作者
专辑

一、它们

奶奶家的院里有着一碧如洗的菜畦。最东边有条老狗。然后是菜。西边有棵树，树上有松鼠。架子上爬满了黄色带有绒毛的丝瓜花。

爷爷奶奶心善，于是就有流浪猫在院子的车棚里安了家，每到饭点就去屋门口整理自己的仪表，柔顺的尾巴甩呀甩。它们俨然把院子当成了自己的领土，时不时去老狗面前优雅地迈着步子，进菜园里扑蜜蜂。

十多年来那条狗从未与我缓和矛盾，而我又是怕狗的，由此便与猫亲近了些。高贵如女王的奶牛猫欣然接受了仆人的示好——也就是投喂，准许我在雨天同它一起，在小小的一方天地里听雨。

雨滴打在瓦片上，轻盈地滑下来，蹦到无花果树上，再将葱洗得青翠。又或者跳进接雨水的铁盆中，咚咚咚，唱起欢快的歌谣。奶牛猫趴在它的美人榻上，在我的头上方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尾巴。它的三个孩子同我亲热，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手里的

火腿，有着和母亲一样的没有杂色的皮毛。

两只高到我胸口的鹅此时来了兴致，跳到铁盆里，摇头摆尾后闲适地阖上眼眸。院子里没有水池，雨时它们可算有机会洗洗自己的羽毛和脚掌。

猫是不会去鸡舍的。胖乎乎的鸡们此时躲在鸡舍下方避雨，时不时低下头翻找泥土中的蚯蚓，或者我之前撒下的玉米粒。我还记得有只母鸡在争食时被啄去了脖子上一大片羽毛，抹了几个月的云南白药才好。向我讨零嘴时它们都蹭着我的脚腕子。

松鼠还在树上窜上窜下。我不知道它吃没吃过无花果。奶奶家的无花果很甜。

我听人说猫是无情无义的动物。它们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狗的时候也到了。回老家再没有狗吠声了。

鸡还在扭着屁股争玉米粒。鹅在铁盆中游来游去。

架子上的丝瓜花开得很艳。

二、鸭子还是鹅

高一那年，我走出超市门，撕开手中的零食包装袋。几个学生围在那里，受人瞩目的是一只鹅，头上是红色的肉瘤，屁股上有一根卷翘的毛。那只鹅摇摇摆摆地走向我，伸出脖子，一下子夺走了我手里举着迟迟没入口的薯片。

气死我也！我上前，用手摸了摸它油滑的翅膀，趁它愣神的时候溜之大吉。

体育课的时候又看到了它在乒乓球桌附近巡视。几个男生正在计划自由活动把它逮住，拔了毛烤了吃。

我还记挂着它光洁油亮的羽毛。

鸭子身上附着漂亮的羽，那几块墨色在阳光下随着角度变幻着色彩。

“是的，那是校长养的。”同学跟我说，“我们以我校校长副校长的名字来称呼它们。”

“我们宿舍用校长名字中取两个字再加上一个‘鸭’来命名。”朋友说。我想起了它们，想起北大学子们给猫学长编写小程序，准备文艺范儿地“阳春白雪”一下。

嗯……“丹顶”和“雪中送炭”？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喊它们“鸭鸭”和“鹅鹅”。

有人说那只“鹅”也是鸭子。但看它修长的脖子怎么也没法和通常印象里矮矮的鸭子联想到一起。

冬天，我从食堂出来挑衅它们。鹅鹅一口咬上了我的袖子。我牺牲了左臂，迅速用右手揉了揉它的头顶，然后拨弄那根卷翘的毛，顺带按着鸭子不让他跑开。

如果鸭鸭和鹅鹅学过政治，那么它们就会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将我告上法庭。但它们学的是孙子兵法，所以自此以后它们一见到我便“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上高二愈发喜欢闲逛了。高一时独自趴在三楼化学办公室外的窗户上看小桥流水夜月霓虹，高二中午终于狠下心来，买个三明治在桥上闲逛。红漆桥很宽，鸭子浮在水上啃着岸花汀草，鹅在木桩上“金鹅独立”。

高二的鹅没有卷着的尾羽，鸭鸭的黑羽也没有以往的流光。

可能是换了一批吧。我转身向北边的石孔桥探索，一辆

轿车驶过石孔桥。

不好，有老师！快溜！

三、水

小时候去南方。冰轮转腾，妙舞歌来。

瘦西湖有锦鲤。从路边买几袋鱼食和游人们一同撒入水中，漂亮的精灵们就会提起红白的裙子翩然起舞。

我看着它们张开嘴，黑洞洞的深不见底。解剖学资料上显示鱼是直肠子，于是鱼传尺素便成了可能。

据说是清朝留下来的池子，里面的鱼就瘦小了许多，穿着黑色鱼尾裙的姑娘们对食物不屑一顾。

“人家当年可是吃着御供的国宴，这种‘平民食材’当然入不了贵族的眼。”我说。

舅姥爷家里也养锦鲤，还有一位母亲诞下了一尾金色的小天使。它们聪明得很，我站在岸边它们就游过来玩。

我认为锦鲤是比其它鱼聪明的。它们不会无节制地吃，饱了就在假山的兰草下游荡。

真美。我从口袋里掏出照相机，然后校园卡也被带了出来，掉进了水池里。

我一向不习惯亲戚请客吃饭，饭桌上边“嗯嗯”胡乱点

头边埋头猛吃，等花卷枣糕之类的端上来便眼疾手快抢一个去大厅里喂鱼。

水很浅，荷花是塑料的，黑色橡胶包裹了导体将电流送往制氧机。我拨开那层白色的二氧化碳气体，发现还有只乌龟。

四周都是推杯换盏，还有一群小孩跟我喂鱼。

挺好。我看着那尾黑金色的锦鲤想，挺好。挺好。

学校也有鱼。三和鼎以东，那棵树四周的水里也有金鱼。我蹲在水池边，同学说以为我想跳水。

我趴在漆桥上，细长的黑鱼在争夺我撒下的面包屑。

“化学老师东哥养了几条鱼，不幸牺牲了几条。”我对朋友说。

“鱼就是用来养死的。”他说。

真无情。我耸了耸肩。中国科学家已经证明了人是由鱼进化而来的，我和它们本就血脉相连，我对鱼的喜欢又加了几分命中注定的意味。

东哥的水缸里，那条耀眼的绿色小鱼还在欢快地游动。





千纸鹤

2021级2班 荧惑

谭小忧住在我家对楼，是我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早上我打完球后背着书包站在她房间的窗户底下，深呼吸，气沉丹田，中气十足地大喊：“谭小忧大懒虫！再不起床太阳晒屁股啦！”惊起一树飞鸟。

浅蓝色的窗帘被猛地扯开，我送她的纸鹤风铃不安分地舞动，谭小忧已经换上校服，边扎头发边面红耳赤地冲我恼，“徐文宇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然后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五分钟后她蹬蹬蹬从楼道口跑出来，瞪着盛满笑意的杏眸伸手来打我脸上的眼镜。我一边慌忙回避一边举起手里的早餐来“吸引火力”，她熟练地将帆布包往我手里一丢，夺过早餐便大快朵颐起来。我叹气，认命地给她拎起包。

“家住一楼还让我等那么久，你考体育可咋办。”

她抬头冲我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两颊鼓鼓的，像只囤食的仓鼠。

“哎，慢点吃，不是给你买了豆浆吗，当心别噎着。”

她只喝了一口就苦着脸，

“怎么没加糖？”

“还加糖？你再吃糖真胖成猪了。”其实她瘦得风一吹就能上天似的，在她吹胡子瞪眼的“恐吓”下，我乖乖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冰糖。

“明天我要吃煎饼馃子，加一根肠，两个蛋，不能放辣椒……”谭小忧把擦过嘴的纸巾投进垃圾箱，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

“一根肠，两个蛋？”我故意皱起眉头，挂起一副嫌弃的表情，挤眉弄眼地上下打量她，五观神态夸张生动，生怕谭小忧注意不到我这副抽风似的欠揍模样，“那不得撑死你……哎！别打我！女侠饶命！”

“哼！”她噘着嘴双手抱胸扭头气呼呼地走在我前面，高高的马尾甩来甩去。

左，右，左，右，像是窗台上串起来的千纸鹤，左，右，左，右。

中考后空闲的时间一下子充裕起来。我每天去和同学打球，谭小忧立志要把备考时没

来得及读的书都读完，我们便一同去体育公园，公园正对面有家图书馆。

我陪她借书出来，她坐在球场边看书，看完书就看我打球，不过更多是被花丛里的野猫吸引，跟着母猫兜兜转转去给那窝小猫喂食，久而久之，她看完书就主动消失，等太阳快落山时再出现于球场边招呼我陪她去还书。谭小忧的记忆力可以称得上一目十行，我不信她看书快还能记住，拿书给她提问，没料到她对答如流，让我输得心服口服。

某天下午我和她走在那条商业街上。她盯着我手指上飞转的篮球，显得兴致勃勃，“转球的时候你手指头不疼吗？”

“啊？”我正在走神，“哦……不疼啊，你感兴趣的话我教你？”

“那倒不必，好奇一下罢了。”

现在对于那个路口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一片白色的裙角从我眼前飞过，汽车鸣笛声，小孩的哭闹声，刹车时

（转33页）



我一路向南，奔向收获的季节

——南哪儿大学招生减章

2019级9班 刘祎璿

作者简介：

刘祎璿，东营市一中2022届毕业生，南哪儿本科牲一名，志向是NJU理化所，坚持风格，活在自己的世界，渴望爬上山顶以免被弓箭手射伤，就算爬上山顶，也不过是个平民老百姓。

一些写在前面的话

接到胡妈的约稿，大抵是刚刚考完期中的闲假期，恰逢金陵冬日降至，便坐在校内的咖啡馆内，写下了这篇文章。

首先来介绍一下南哪儿吧，很大一部分听到南京大学这个名字时，第一反应大概是：“南京哪个大学？南开大学吗？”在我看来，呢喃是一个名气远小于实力的大学，抛开面积有1.125个市一中大的鼓楼校区不谈，似乎也没别的可以谈了。总而言之吧，南京大学是一所比较靠前的酒吧舞怨校（相比于其他有异动的学校而言）。

之前看过学长学姐们投稿

给《弘毅》的《在大学》，但当我真的开始动手写的时候，发现没什么头绪（绝对不是因为此刻咖啡厅放了首十分难听的“鲫鱼煎成饼”）。不过想写点让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还是比较容易的。

再次声明，下面的内容可能与某些“肉食者”的主张相悖，不过也无伤大雅，毕竟他们也不能点评，也管不了我，请放心食用。

我是自愿搞科研的

这个标题的灵感来自于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南大文化卫衣。那就先从学业方面谈起吧，不过也正常，虽然我不喜欢学习，但要走个形式，来谈一谈学习。首先附上一张我的课表：它看起来确实是挺满的，一周多达47个课时。但实际上我每周会上多少课呢？不超过十个小时！16门课有一大半申请了免修不免考，再加上宿舍的确是个舒适的地方，自然也就不去



上课了。据不完全统计，这些课程中我有至少两门课没有去上过，不过无妨。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再解释。

在大学里，你除了学习知识，还可以学习人，而这种学习过程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当你走进图书馆，发现1-5楼都座无虚席时，你可以获得好多的样本；走进教室发现只剩中间的位置时，你会有新的发现……经过长达3个月的调查与研究，我得出了某些结论（事先说好，我说这些不怕得罪任何人，如果你看不惯或者不认同，那你也没办法）：在南京

南哪课表
第 8 周

10月 10月	周一 10/24	周二 10/25	周三 10/26	周四 10/27	周五 10/28	周六 10/29	周日 10/30
1 08:00 08:50		大学英语进阶 英语-读 写 (I) @教302		化学导论 (A) @ 馆1-102	大学英语进阶 英语-听 说 (I) @教208		
2 09:00 09:50							
3 10:10 11:00	微积分 (第一层 次) @馆 3-101	化学导论 (A) @ 馆1-102	微积分 (第一层 次) @馆 3-101	微积分 (第一层 次) @馆 101	大学物理 (第一层 次) @教 2-619		
4 11:10 12:00							
5 14:00 14:50	微积分 (第一层 次) @馆 3-101	足球初级 @苏浙田 径场	大学物理 @教 2-619		化学与生 命交叉 融合与 创新创业 @教 105		
6 15:00 15:50							
7 16:10 17:00	解析几何 @教201	化学与材 料@新 教-101	线性代 数@第9 周: 大孔 @教 10-11	非本 形势与政 策@第9 周: 大孔 @教 10-11	化学与生 物医药交 叉融合与 创新创业 @馆 2-211		
8 18:30 19:20	线性代数 (第一层 次) @馆 3-101	科学之 化学创造 美好生活 @教201	线性代数 (第一层 次) @馆 3-101	文学人文 思想碰撞 @教202	与法治 @馆 3-103		
9 19:30 20:20							
10 20:30 21:20							
11 21:30 22:20							
12 22:30 23:59							

馆
息
音
电

大学，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高中经历“内卷浪潮”走进来的，已经养成了“处处内卷”的惯性思维，遗憾的是，到了大学他们仍然没有摆脱这样的思维。我知道你看完这句话要喷我，但你先别急。思考这样的问题：大学里的作业通常都是一周交一次，而且每周的作业基本都是课本上的习题，也花不了太长时间，怎么会有人一周七天全泡在图书馆里呢？是这样的，在南京大学，很大一部分人还处于“高四”的状态。幸运的是，在报到的那一天，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我来这里绝对不是读高四的”。到了大学，自主性是很强的，有的人把一

切都放到了学习上，那我的建议是：不如回去读高中，这样真的能得到什么吗？在我看来，可能是多一点可怜的内心安慰吧。或许还有点凭空制造焦虑的作用？那还挺感谢他们的，因为这样又能筛选出一批没有表现出来的“复读生”，啧啧。

说到这里估计你要喷我了：“你成天对学习抱着这种态度，你能学出什么来？别被开除就万幸了【偷笑】”我只想说，我讨厌的是所谓的学习，而不是学习知识过程本身。或者说，在高中里，很多人学习提升的只是解题能力，而不是真正的能力，而到了大学，需要的正是提升真正的能力，而不是解题能力。是啊，我用来进行课程学习的时间可能不及大多数人的一般，然而，我注重提升自己的能力，自己有自己的计划：把大学阶段需要用到的数学和计算机知识全部学完，自学大三的拓展课程，向着理论与计算化学方向学习研究生课程，自然很充实。那我会被开除吗？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数学均分60的班级

里，我拿到了92分的最高分，在金牌大佬云集的班级里丝毫不落下风【托腮】。最大的敌人，可能是内心的自己吧。

大学的学习生活和高中的生活是有很大不同的，你完全可以拿从老师和父母那里得到的理论经验来反驳我，但我不会听的。他们是经历过的人，我也是，将来大家也要经历这样的生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找到最适合你的生活节奏，这才是我想说的。

安邦书院 22 级冲锋大队

这个标题或许可以作为我在大学内学生工作的缩影吧。在参加了不计其数的面试后，我成为了安邦书院团学联组织部的一名成员，安邦书院化生大类年级长，南京大学爱心联盟成员，南京大学网球协会秘书部成员，弘毅社社员，《学院纵横》杂志社编辑部部员。

有人会问：“做这么多工作不会累吗，不会耽误学习吗？”有关学习的问题上文已



经解释过了，不再赘述。至于累不累的问题，在大学里，学生干部的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完整学生干部制度的存在，每个人都处在适合自己的舒适圈中，他们有着自己的工作，不会出现中学阶段一个班委揽大活的情况。

作为团学联组织部青年学习社的成员，我写过很多篇新闻稿和推送，策划过整个校园的定向越野活动；作为年级长，我参与了宿舍的评比，各种书院层面的大型活动也都有我的身影；作为爱心联盟和弘毅社的一员，我体会到了志愿服务的快乐；作为网球协会的一员，我进行了各种比赛的裁判工作，见证了各种各样的拼搏时刻；作为《化院纵横》杂志社的一员，我重新体会到了在二月的感受。

而这些学生工作，与高中不同。你可以看到，每个活动都是实打实进行，而不是走走形式，宣扬所谓的“奋学xx”“xx无憾”的空壳活动。脱离了高中处处活动离不开学习的窘况，在这些活动里，能力能得到真正的锻炼。

我喜欢唱、跳、rap、篮球

相比于高中阶段寥寥无几的课余活动，大学有丰富的课余活动。在鼓楼校区，

你可以见到贴满宣传海报的一面面墙，这些活动没有门槛，每个活动都经过了严格的策划和执行。

就拿安邦书院的活动来说吧，开学后，我们组织过新生大会，各班级的破冰活动，团日活动。近日里我还全程参加了安邦书院冬日歌舞会，在舞会上唱了写给安邦书院歌，跳了舞，玩了游戏。除此之外，刚刚过去的“百团大战”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各个社团齐聚在鼓楼校园南北园。另外，刚刚天文协会组织的望远镜活动，吉他协会举办的歌会，SRTTP学社组织的各种活动，都给大学生生活增添了不一样的乐趣。

这里更是运动爱好者的乐园，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网球各项赛事正火热进行中，同学们可以代表自己的书院参赛，代表自己的学院

参赛，还可以组成联队共克强敌，在运动的过程中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我现在就是环化生篮球队的一员，还参加了化生医足球联队，正在进行着南哪儿新生杯的角逐。

我参加的所有活动，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不务正业，耽误时间。但对我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一笔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体验。

一些写在最后的话

上面我说了很多，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要刻意改变任何人看法的目的。只是把我眼中的大学，我眼中的南哪儿展现在各位面前。如果在看完我的分享之后，你仍然云里雾里，请不必担心，沿着自己的路走就好。希望大家都能追逐自己的梦想。

最后，欢迎报考南京大学！



文字

赵丽宏

厮混了一辈子
是最熟悉的朋友
也是最疏远的陌生人

默默念叨着你们
成群结队从我面前走过
如将军点兵
如农夫数粟
也如蒙昧的孩童
好奇地面对一天繁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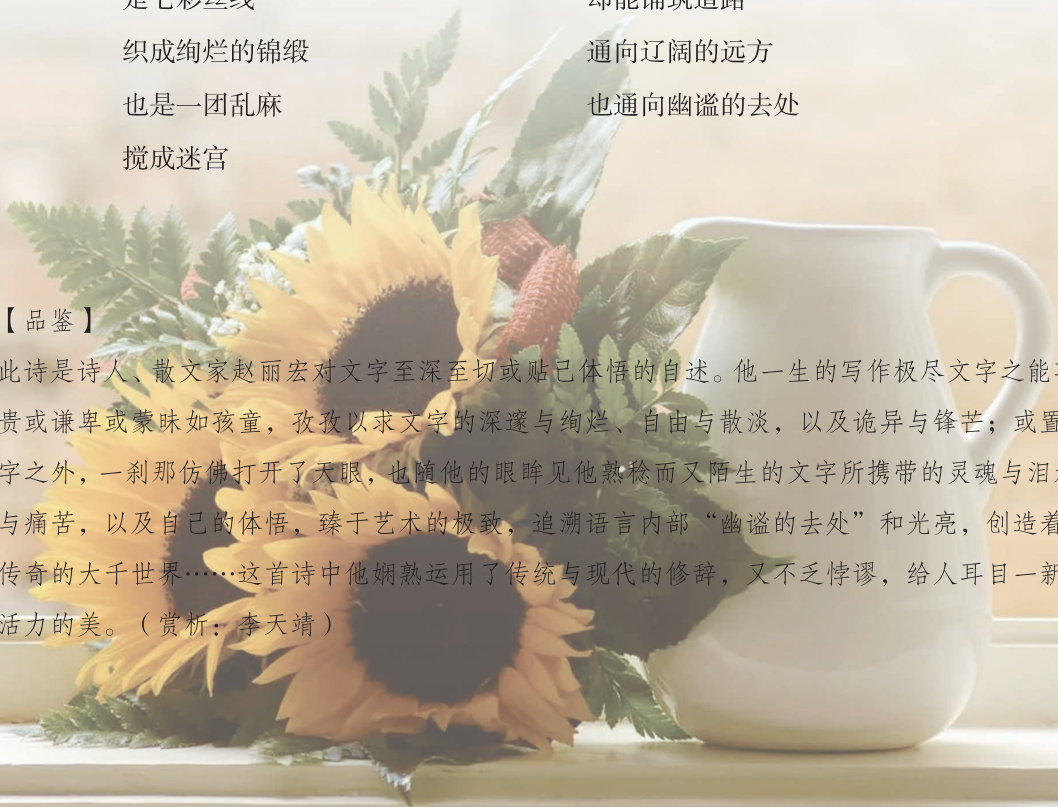
是七彩丝线
织成绚烂的锦缎
也是一团乱麻
搅成迷宫

散落在荒野中
是自由的流浪者
隐藏在词典里
是神秘的侠者

相同的面孔
却可以变幻出
无穷无尽的表情
是一盘沙子
却能将岁月凝固
是遍地乱石
却能铺筑道路
通向辽阔的远方
也通向幽谧的去处

【品鉴】

此诗是诗人、散文家赵丽宏对文字至深至切或贴己体悟的自述。他一生的写作极尽文字之能事，或高贵或谦卑或蒙昧如孩童，孜孜以求文字的深邃与绚烂、自由与散淡，以及诡异与锋芒；或置身于文字之外，一刹那仿佛打开了天眼，也随他的眼眸见他熟稔而又陌生的文字所携带的灵魂与泪水、欢乐与痛苦，以及自己的体悟，臻于艺术的极致，追溯语言内部“幽谧的去处”和光亮，创造着梦幻般传奇的大千世界……这首诗中他娴熟运用了传统与现代的修辞，又不乏悖谬，给人耳目一新又充满活力的美。（赏析：李天靖）



的刺耳磨擦声，嘈杂至极。还有再次飞过的白羽，在耳边炸开的清脆的玻璃破碎的乐章。满目的红击碎了明亮的橱窗，却没损坏橱窗里千纸鹤风铃分毫。

我看到纯洁的白在刺目的红里缓缓晕开一朵巨大的粉牡丹，白色的连衣裙被染成深红色的晚礼服，海藻般的长发在海里生长，盘曲纠缠，黑亮而诡异。

我看到饰品店里千纸鹤风铃唱起挽歌，玻璃纸折成的鹤翅上开着一朵朵红色的艳丽的花。

我看到金色的阳光透过玻璃纸成了粉红色，碎玻璃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好美。

溅了血的风铃在晃动，蓝粉色的光影流转，以及地上铺开的碎虹，一起，左，右，左，右。

平日里衣冠整洁意气风发的谭叔叔站在石碑前，挺直的腰板一下子塌了下去，我看到他微微颤抖，鬓角白得扎眼，才意识到眼前那个在大学讲堂里“指点江山”的教授也不过是刚刚承受了丧女之痛的普通父亲。阿姨被人搀着，一下子憔悴了不少。他们背对着我，我想他们脸上一定有洗不尽的泪痕。

“大哥哥，那个白裙子姐姐呢？”我低头，一个小孩正在扯我的衣角，他膝盖上的纱布团成一团塞在了我的心口，堵得发慌。

她走了。

谭小忧走了。

我素来习惯上街时让她走在里面的，我无比后悔那天没拉住她。

我很自私，和与我一同长大的谭小忧相比，我希望出车祸的是眼前这个小孩。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相比我当然想留住儿时的玩伴。

但这毕竟是谭小忧作出的决定，我无法阻止，只能选择尊重。

我蹲下身，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她在天上看着你呢。”

“那她还会保护我吗？”

嗯。

一定会的。

谭小忧她一定会在一个角落看着这人间，看孩子们有没有在斑马线上遇见酒驾，看公园里的流浪猫一家有没有晚餐。

小孩得到了让他欣喜的答案，向他的父母跑去。

我站起身。

葬礼还在进行。

眼前飞过无数的白色纸钱，圆形方孔，在我眼里逐渐变成

纸鹤，用白纸叠的千纸鹤。

谭小忧喜欢街角饰品店橱窗里的千纸鹤风铃很久了。

白色闪粉在有猫耳的玻璃罩上勾起流畅的线条，下面坠着用玻璃纸叠的千纸鹤，风一吹，阳光下的世界就成了浪漫的颜色。

“哎呦，不就是糖纸么，等哥把糖都吃完全送你。”当时我漫不经心地嚼着酸三色应付她。“你恶不恶心！”她捶我两拳。

她过生日时我并没有攒够钱，送她的风铃上的千纸鹤是我拿白纸叠的，我和她保证过一定会给她买下来。她低着头没说话，满心欢喜地用指甲敲着盒子。

可惜我再看不到她的笑了。

高中录取通知书到了的那一天我去了饰品店。光亮的橱窗和整洁的礼品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曾经损毁的物件换了一批，店主将包装好的风铃递给我时我听到他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录取通知书鲜红鲜红的，她收不到了，我也再不能和她一起上学了。

我把风铃挂在窗前，每天早上起床，第一眼就能看到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千纸鹤。

飞白

2021级2班 荧惑

我练隶书大概练了六年吧。并非老师严苛——恰恰相反，他十分纵容我——是我自己任性，抱着本曹全碑死活不肯撒手，一练就是六年。

六年后的某天，我敲开那扇不怎么熟悉的门，看着许久不见两鬓新染霜华的老师，一股巨大的心酸狠狠击中了我，站在门口痛得差点掉下泪来。

没过两天，我转着支毛笔，说，老师啊，我换本字帖吧，我想写楷书了。

那本颜帖在我手里覆去翻来不超过五次，我兴冲冲地去学行书了。

一

我和跃是货真价实的青梅竹马，毕竟我们的相识要把时间线拉回到幼儿园以前。

三两岁身体抵抗力差情有可原，那次印象深刻的感冒让我从我妈那听到了她的名字。

哦，我感冒了，这次要吃的药需从她家拿才行。

去拿药的那天前去交涉的是我妈，我坐在车上，探头看

向车窗外。天是灰的，灰的，灰的，下着雨，并非小到只有看地上的小点才能意识到其存在，也没有大到砸在上一行水珠，没有打伞的必要，甚至酣畅淋漓来场台风下个痛快，它不大不小，打伞会有娇气矫情之嫌，而那雨水顺着皮肤往下滑痒痒的，让人想将它抹去的同时又不得不担心雅观的问题。树是绿的，绿的，绿的，光是绿的，空气是绿的，世界是绿的，我被封在绿色的宝石里。

切割精巧的上好祖母绿那高昂的市价使其在我眼中多少沾染了点纸醉金迷；幽灵水晶内部浑浊神秘掩藏了过往，而这是一切的开端；翡翠玉石这类温润君子，支撑得起谷琦的阴翳美学和中华文化却衬不起那日灰色的天空。

哦，我想到了，电气石。还不能是普通的电气石，需得是那西瓜碧玺，圆形截面上挖去那红那白，仅剩外面那圈被类比为瓜皮的清浅绿色，在宝石里黯淡不少却像灰绿交织、

透彻的那天。

小学毕业那个中午我躺在床上。我和跃从此会开启没有对方的人生，成为匆匆过客，以后可能不过是点头之交，再无其它。

她家楼和我家楼相邻，隔得好远好远。

天空是灰的，窗帘是绿的，透进来的光，暗沉沉的绿色。

我被封在巨大的幽灵水晶里。

二

老家邻居有个长我三两岁的男孩，我妈让我管他叫姥爷，小姥爷，真是奇怪的辈分。

我向来是很佩服他的。他会挖坑，挖很深的坑，会植树；他穿着灰扑扑的短袖和松松垮垮的裤子，敢骑很高很大的自行车，按着吱呀呀生锈的轮盘，让不怎么清脆的车铃声在土路上唱起歌谣。

我记得他奶奶家墙上贴满他的奖状，床上很随意地扔着几本语文课本，我时常坐在那里就捧起本书看个不停，很快

就记住了我后来没见过的，桃花心木，还有非洲小孩送上的缩小版大象木雕。

他去过我家一次，秋天的雨夜，他束手束脚坐在那，我给他看我家阳台上养的那只小乌龟。他在我家没留多久。

我再没怎么见过他。

我曾向我妈提过他的下落，我印象里他是极聪明的，但我妈说他休学了，脑子里好像长了个瘤子什么的，手术，切去，我呆呆地听着，心里的火焰被一桶冷水毫不留情地浇灭。

我再一次碰到他，还是灰短袖和松松垮垮的裤子，一条腿随意地支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

他笑着，一蹬腿，骑着车子向远处灰色的大路而去。

那年的车铃声好像再度响起。

三

熵。热力学。物理。

他是我第一个因为科学结交的朋友，并且，只因为科学。硫酸铜，显微镜，杠杆小球，就这样，不温不火。

相互送过些奇妙的药品。我用一袋五水硫酸铜得到了一包吸水的白色粉末——他的魔术道具，和水混合变成了果冻

状的固体。我用硫酸铜溶液与其混合，希望看到蓝色的固体，而观察到的现象是透明固体里析出了大大小小的蓝色晶体，可惜当时我并不明白这预言了什么。

还有铋，这种粉红色的金属曾几度让我怀疑自己是色盲。铜树碎弱而颜色暗沉，铋颜色鲜亮但过于活泼且价格高昂，相比之下铋亲民的市价和流光溢彩的氧化膜显然更适合作为金属结晶的实验材料。粉色、金黄、蓝绿，紫色，在回字形螺旋上流转。

那是艺术品。那是我和他所钟爱的艺术。

小学毕业后在一个夜晚他在人海中拍了拍我的肩，苍白到病态的脸上是熟悉的坏笑，他笑嘻嘻地嘲讽我的身高，我倒觉得亲切。

他的脸白，苍白，惨白，病态的白，死气沉沉的白，他两颊上青紫色的血管清晰可见。但他眼里，是对未来，对科学的希望，焕发着勃勃生机。

我也未少将手里产出的晶体转手赠人，但身边和我一起做实验的少年早已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见的人越多，越显得他独一无二。

但我们离得太远了。这并非因为他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好填点词曲，只要我们还热爱着自然科学，便不可能断了联系，何况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当时的前沿理论本就包括了物理等自然科学。

前些天我无意中注意到培养皿中央又结了一枚规整的晶体，又有了一番与他分享的冲动。

可惜油一和市一相隔太远。

四

同一平面内直线的命运也太过悲惨。

平行么，相伴永远，却永远无法相近半毫。

相交，从遥远的地方而来，短暂的相逢如昙花一现，炸开了烟花一样的灿烂后渐行渐远。

终

行草中恰到好处的飞白是艺术。是浪漫。

黑中自然的白，自然的残缺，自然的破碎，是阴阳，是运动，是平衡。

他们在我青春中的缺席，像是宣纸黑墨间的飞白。

因为有遗憾，才显得更加难以忘怀。🌀

写作主题：英雄

指导教师：高二语文组李姝

写作导语：

“成败何足论，英雄自有真。”每一位英雄都在书写最真实的人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屈原的炽热情怀；“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是苏武的不灭气节；“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是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是范仲淹的爽直磊落；“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是文天祥的至死不渝。英雄探寻着生命的真谛，对英雄的敬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今，在这样一个和平的年代中，提到英雄，你会想到什么呢？请以“英雄”为主题进行写作。

千秋英魂

2021级28班 李嘉鸿

在众人眼中，英雄者，拥有藐视一切之能力，傲视群雄之气势。不但令人敬畏有加，且难以琢磨。然古往今来，英雄亦如天上群星，多不胜数。其中最为特别者，他们胸怀凌云壮志，有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其种种功业，本旨皆不离二字——“国”与“民”。

在国家出现危难之际，那些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者，谓之英雄。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民族英雄、北宋名将岳飞，弱冠之时，便请命除寇，开始半生戎马。纵使无钱无权无爵，也要“立马振山河”，收复失地。

为的便是被母亲刺于身后，刻于心间的四个字——精忠报国，为的便是那些在异族铁骑之下惨遭蹂躏的黎民百姓。即使在生命的终章，他依旧牵挂着北境的国土与人民，以生命浇筑出英雄为国为民之底色。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帝国主义的隆隆炮声中，清廷被迫打开了国门。雨打风吹，山河破碎之际，也有一群英雄涌现。那“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大旗挥舞在《新青年》这一阵地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文人划破黑暗的时代，唤醒人民群众沉睡麻木的心灵，将民主共和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赤旗植在这片土地上，在中国人民的心间，以文

人之躯，谱英雄诗篇。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抗日英烈赵一曼女士生前留下的绝笔，字字泣血；“杀死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共产党员夏明翰以死证道的故事犹在眼前。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有多少红军战士，忠骨埋青山？十四年抗战历程，无数的烈士死在曙光的前夕……他们是普通人，是中华儿女，更是英雄！他们为了脚下厚重而无言的土地，为了身后代代繁衍的人民，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如基辛格的感叹：“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中华民族从来都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同一种脉

搏中蕴藏同一种信念，非但没有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反而迎着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中迸发非凡光彩。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中，我们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院长，奋战于金银潭医院；八十四岁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奔走于疫情防控第一线；十天建成的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工程队，捐出自己毕生积蓄的拾荒老人，在病毒与市民之间摆渡的快递小哥……“英雄就是普通人拥

有一颗伟大的心。”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付出。有人逆行迎战，有人隔离在家。当一个平凡的人，愿意为了国家和集体奉献自己，他的身上就笼罩着英雄的光彩。思想境界和实际行动不会受身份的束缚，英雄的称号可以被送给每一个灾难中付出过的平凡人。

在四十六亿年的地球历史中，三百多万年的人类文明仅为昙花一现；在三百多万年的

人类文明中，百年人生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所有英雄的精神都会留下自己的痕迹，英雄不一定要阻止世界毁灭，也不总是所向披靡，每一个闪光点，每一份温暖与希望，都在传递“英雄”的火种。

“人类的赞歌是勇气的赞歌，人类的伟大是勇气的伟大。”人类的英雄永远勇敢，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怜悯与对人类的热爱。

（指导教师：李姝）

倔强

2021级23班 胡敬媛

肥沃的土地养育茁壮
贫瘠的土地生长倔强
芦苇的生命
不属于别人精致的温房

结束繁华的流浪
回到故乡

异乡醉人的琳琅
无法牵绊坚定的信仰
恐吓势张
逼不退罅隙倔强的阳光

终回到原野
听风歌唱
γ射线挺起脊梁
细瘦坚挺的腰杆
不屈于泥沼风浪
昏黄秋沙
高扬春天的希望
这一次甘愿折进淤湿的土壤
愿倔强的种子茁壮成长

（指导老师：朱彩玲）



敬重英雄

2021级28班 刘家宇

提到英雄，人们往往会想到鲜花、歌颂、赞美、敬佩，可当今时代，却有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诋毁、侮辱英雄的言论。有人对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的英雄阴阳怪气，有人对凉山火灾中的救火英雄冷嘲热讽，有人诋毁革命先烈。如此种种，令人愤怒，令人心寒，也引人思考。

民族需要英雄，时代需要英雄，英雄的生命往往如短暂的星火，却能刺破漫漫的长夜。明朝土木堡之变之际，京师危急，朝野动荡，一代名臣于谦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大明王朝避免了南逃偏安一隅的结局。英雄的精神亘古未灭，代代传承，是无数人的精神力量。我们无法忘记屈原汨罗江畔那坚定从容的一跃和高高扬起的圣人之魂；无法忘记那“黄沙百战穿

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铮铮誓言；无法忘记谭嗣同昂起头赴死前，高吟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们的坚定信念，他们的远大报负，他们的济世情怀，他们的置生死于度外，共同凝聚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五千年浩浩荡荡的历史，五千年的风雪载程，中华民族自诞生之际，无论在现实历史中，还是在精神想象中，从来不缺英雄。在古代，我们有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岳飞抗金；在近代，我们有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有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华夏同胞；在当下，我们有逆行而往的白衣天使，有扎根乡土的青年大学生，有戍边卫国的官兵将士……我们难道缺英雄吗？不，我们缺的是对英雄的关注与尊重。“英雄尸骨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

那些娱乐明星的八卦丑闻抢占头条，为祖国呕心沥血的科学家前辈去世却鲜为人知。日本供奉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内人头攒动，而许多烈士陵园里却人影稀疏。对英雄漠视的背面是娱乐至死，对英雄的漠视也意味着忘记历史，忘记来时的路。

我们之所以尊重英雄，并不意味着把英雄视作万能的神，视作没有缺点的完人。我们之所以仰视英雄，是因为他们的伟大、高尚，他们在某一方面战胜了人性的弱点，他们有勇气站在一个高度去嘲笑死神的无能。关注英雄，敬重英雄，你我须有心，匹夫亦有责。

（指导教师：李姝）

致敬平凡，礼赞英雄

2021级28班 张仁静

远去了上古时代众神补天填海、奔月逐日的传说，历史的书页翻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也已留在上个篇章。今天，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你我，更需要宏大叙事下的平凡英雄，也更容易为每一个平凡人身上展现出的英雄精神而动容。

无私的牺牲奉献，正是平凡人的英雄气概之所在。2020年，大疫来袭，举国惊悚。但是总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勇敢逆行，将汗水挥洒在抗疫一线，为人民的生命安危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他们主动成为社区志愿者，甘愿冒着风险出门采购生活必需品，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做出了自身的牺牲……平凡的身躯，在牺牲与奉献中变得伟岸；英雄的精神，在华夏传扬，感动着每一颗国人的心。

责任与担当，正是平凡人的英雄气概之所在。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搬运巨石，在承担责任中完成了人生价值

的实现，让重复的劳作充满了英雄主义感，当今社会亦是如此。每个普通工作岗位上的平凡劳动者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恰是这一过程使他们成为了一个个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无论是头顶骄阳身冒酷暑仍坚持送餐的外卖小哥，还是以身躯筑就防火长城的消防队员；还是攻坚克难探索技术前沿的科技工作者……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背后，是做好本职工作，充满责任感与担当意识的平凡人的英雄模样。

在苦难中闪耀人性的光芒，正是平凡人的英雄气概之所在。“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的这句话，就是勇敢地直面苦难平凡英雄的真实写照。当厄运降临在普通的北京小伙史铁生身上，使他像宿命般残疾了双腿时，他并没有选择放弃生命，而是用写作与苦难对抗，如英雄般直面挫折和坎坷。生

活中当病魔侵袭一个个平凡而穷困的家庭时，他们没有向苦难低头，而是把帐篷当做堡垒，将临时搭建的板房变为英雄的栖息地。面对苦难，无畏无惧，积极向上的态度使平凡人成为自己的英雄，也将坚毅勇敢的英雄品质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值得一提的是，对平凡英雄的礼赞和褒奖不应成为一场“造神”运动。人无完人，每个人都难免会有缺点与不足。社会公众应以更理性的态度和更包容的心态对待“平凡英雄”们，不应回避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种种情感，在尊重每个具体鲜活的个人基础上，赞扬他们的英雄精神和美好品格。

平凡的微光汇成火炬，带来温暖；英雄的星光熠熠生辉，照亮前路。致敬平凡，礼赞英雄，青年人也应以平凡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的牺牲与奉献、责任与担当、坚强与无畏，努力散一分热，发一束光。

(指导教师：李姝)



不简单

2021级34班 茶天空

不简单
 不是逆流而上的佼佼者
 甚至不是什么孤独求败的赶路人
 也不是凌云壮志的后浪
 不是小众 不是独家
 是缓慢的瓶颈期
 是踽踽独行的秉烛人
 是停滞不前的旅人
 是归于平凡的不甘者
 是自诩不同的野菊
 只是一阵风
 但还是想吹翻整个世界
 只是一片叶
 但还是希望罩住广袤寰宇
 只是很简单
 就想变得不简单而已
 但是变得不简单，也不简单

我看

2022级20班 由 彻

我看到飞鸟掠过荒芜和沧海
 我看到风雪埋没茫茫云烟
 我看到灰色的天空在无聊的死气里沉默
 我看到爱泛滥得无处安放的诗人
 被夺去笔后
 空留满心的孤勇与寂寞

 我走进缄默的琴房
 画像上的人物隔着迷雾不耐烦地摆摆手
 肖邦的乐谱失去饱和度
 褐色的大提琴奏出黑白的音符

 我仰头望进无边宇宙
 叹息声落进黑洞
 融入万物的起止点
 倾听四十六亿年前的无声告白——
 “在灿烂中糜烂
 于绚烂时盛开”

归途

2022级二班 付琳杰

昼终了，向着家的方向
 当夕阳落下，千帆过尽
 刻画不下时间的印痕时
 笑意才浮现
 一切都结束了
 我望着低垂的斜阳
 伴着久违的钟声
 只得感叹
 日落是我最好的归宿
 不过在到往那里之前
 我会有一个崭新的日出
 于黑暗的水底
 于明朗的月下
 于远处的地平线
 于寂寥的天际之边
 有一艘等待已久的船
 离去吧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忘却吧
 明天是最后的归途

逐日

2020级21班 席德佳

在他出生的地方，一整年都看不到一次太阳。

在理论上，提出用人造太阳替代霓虹星原有太阳的人，确实让阳光照到了霓虹星的每一个角落，但实际上，除了角落之外，霓虹星还有非常多的阴影。

哦我忘了，那些制造了人造太阳的人，才不知道霓虹星有这些阴影呢。

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毕竟那些生活在阴影中的人早就不习惯阳光了。

但是他是个例外；更确切地说，他全家都是例外。

我当然不知道两个在阴影中生活了三十余年的人，是怎么守住他们对太阳的热爱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将这份热爱传给他们的儿子的，但这件事确实是在现实中发生了，而且，结局很圆满。

你要听？啊，我就知道你要听。好吧，凑近点，接下来，

我要讲一个传奇般的故事，以及一个传奇般的年轻人。

他叫切斯尔·孙，意为逐日者。

1

切斯尔·孙站在霓虹星旧街的码头上。

码头外面是霓虹星的内星海。

霓虹星最初没有这片内星海，因为一开始的霓虹只包括围绕星体建造的旧街，直到大约六七十年前，人们找到了在星体那脆弱的表层上建城市的方法后，这片被旧街隔断的星海才成了内星海。

说实在的，切斯尔不喜欢这片海。

横渡星海需要星船，而这种技术在当年被开发之初就让第一批新城的居住者们带走了。

于是，星海使霓虹新旧隔断。

所以说，新城的科学家们

才忘记了旧街的边缘地带——那些阴影。

想到这里，切斯尔有些生气，但是生气的程度远不及十年之前。

毕竟那时，切斯尔只是一个少年。

而现在，切斯尔是一位领袖。

霓虹星的旧街有非常多杂七杂八的工人党，像什么“反能源单一类型化”党，“提高伤工补偿金”党，都是旧街党派大家庭中的一员。而至于切斯尔领导的“日光所有权平等党”，则是各党中最有话语权的党派。

因为该党的组成成员全是青年人，比较能打。

不要笑，毕竟是旧街那种科技不发达的地方，这种事再正常不过了。

而切斯尔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算了，你来猜猜吧，以一般的故事发展方向来讲，

他现在要干什么？

观星……观星？他要起义！他要观星，唉，他要观星，难道这种传奇故事在这种重要情节不都是要起义吗？

算了，不管那么多，总之，切斯尔·孙现在要起义了。

2

起义的准备工作，切斯尔做了两年。

其实旧街的绝大多数党派都很容易被说服，只要答应他们会在起义成功后满足他们的需求——大多数时候就是党派的名字——他们就愿意加入到起义中来。不过也有少数党派……比较有特色，比如“唯心者”党和“商业准则”党，前者同意参加起义但只能在纸上谈兵方面提供帮助，后者则是吵了一个月没吵明白到底是哪一方赢面更大。

但切斯尔做到了，用他那因向往太阳而产生的热忱团结了整个旧街。

当然，也有部分是自愿加入起义队伍的，比如一位被新街驱逐的人，登考特，他在某些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为切斯尔的第一位盟友——他从新街偷出来的星船技术核心是这次

起义的根本条件。

而现在，旧街自己制造的星船，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检查。

再过五个小时，霓虹的人造太阳将从码头的东边“升起”，所有的星船也将以此为号，载着旧街的人们横渡星海。

切斯尔想好了，如果他们成功了，他就将这次起义命名为“登陆起义”。

不过在起义之前，切斯尔还有另一件事要做。他要驾驶他的私人星船，去和新街的政府进行沟通。

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毕竟切斯尔也从没去过新街，只不过切斯尔是一位领袖，他得让自己不紧张，抑或是看起来不太紧张。

为此，切斯尔已经默念过上万次他将会与新街的领导人们说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旧街所有党派的需求的有序叠加——在登考特的帮助下，还显得有些文艺。比如“让太阳光遍洒霓虹的每一个角落，照亮霓虹的每一处阴影”。

别的不说，切斯尔的听感很好。

品味？你说的没错，旧街和新街在品味上的差别确实很

大，不过，不能保证有那么一两两位领导人会喜欢这种朴实无华的句子。

我知道你对我的话心存疑问，但是不要表示出来，孩子，因为你若是不肯接受这件事的话，这个故事就没有后续了。

3

你一定很想听后续，但是现在，我要补充一段被我漏下的故事，用来惩罚你刚才对我的质疑。

切斯尔第一次见到太阳那年，他八岁。

因为从小就被对太阳的向往之心折磨，他那时的喜悦，是你无法想象的。他拉着他母亲的手，用尽全身力气向太阳问好，然后不断和他的母亲说，那就是太阳。

从那天起，切斯尔总会起得很早，然后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从家跑到旧街的隔离墙上看日出。直到太阳整个从霓虹星星体后“滑”出来，他才会揉着睡眼回家。

对了，你能理解我说的“滑”吗？因为旧街类似星环，生活于其上的人则是占据了其一个面，所以旧街的日出和我们经历的日出并不一样。在他

们眼中，太阳从……左侧出现，并在平移至右侧后消失。

然后，在切斯尔十岁那年，他有些厌倦这种表达对太阳的热爱的方式了。

切斯尔的父母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件事，因为他们发现切斯尔更多地将自己的注意力移到了各式各样的光源上。

或者说是移到了各种色彩的光上。

举个例子来说，台灯发出的蓝色的光，就无比地吸引切斯尔，以至于他在后来独自生活时，就用蓝色台灯摆满了房子。

对此，他的父母没说什么，但是他们给了切斯尔一个任务。

起义，并且使太阳光可以照到霓虹的每一处阴影。

4

当“切斯尔·孙”号星船从港口驶入新街时，起义还有三个小时就要爆发。

由于是第一次来新街，切斯尔在很多方面都犯了低级错误。首先，在入港时，切斯尔原打算问停船位在哪，但他在喊引渡员时瞥见了一艘星船径直驶入新城，这使得他只能对准备帮助他的引渡员笑了笑；

其次，切斯尔在入城时走了高速单行道而不是低空主路，这使得他那就无法开太快的星船被其他星船撞了好几下，他自己还被骂了好几次。

不过跌跌撞撞，切斯尔还是找到了新街政府的所在。

按照登考特的说法，接下来，切斯尔只要爬上政府大楼的最高层就好了。新街的领导人在那里等他。

我说过让你不要表示质疑了……不过无所谓，因为这次你的质疑非常合理——那领导人没在等他，而是在等日出。

新街的人们，也在等日出。

5

然后日出了。

切斯尔瘫倒在地了。

他没见过太阳从地平线的一侧升起来，也没见过太阳那么大，那么亮，那么的令他无所适从，令他……恐惧。

于是切斯尔看向领导人。

领导人笑了，也看向他，还伸手要拉他起来。

只不过，就在那一刻，旧街的千百架星船起飞，新街的千百门轨道炮开火。

而在故事的最后，也就是现在，我们霓虹星，已经没有

旧街了。

好啦，故事讲完了，现在，你可以给故事挑错了。

没什么错？明明我这个故事的编造者都听起来到处是漏洞，而且你又总是质疑，到头来没错了……算了，反正时间也不早了，你也赶紧睡吧。

还有问题……唉，那你问吧……轨道炮需要一个月时间充能才能准备好发射，你怎么连这都知道？但我强调一遍，这个故事是我虚构的，所以我才不在乎它到底合不合理……所以，切斯尔在天台上和领导者到底说了些什么？

晚安，孩子。

6

你怎么还到天台上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孩子，快回去睡觉。

切斯尔说了什么？唉，你这么想知道的话，为什么不自己给他补一段呢？我说过，这故事是我编的。有些地方，我也没想好。

不过呢，我也有一个备用版本，你要听吗？

7

切斯尔先向领导人阐明了他的身份和他来的目的。

领导人点了点头。

切斯尔再向领导人说明了后者这个时候他应该做的决定。

领导人的助理点了点头。

切斯尔生气了，他咆哮着对领导人强调旧街对新街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旧街为新街提供的能源就是新街生存的基本条件。

但是没更多的人可以点头了。

于是，领导人拿出手机，很开心地对着对话那头说，旧街的叛变证实了，准备把旧街炸了吧。

切斯尔愣住了，他们被人背叛了。

于是切斯尔赶紧跑回星船中，用最快的速度给星船打起火，准备立刻返回旧街，阻止起义。

但那领导人说，我不建议你回旧街，而是去看看新街，然后回来见我。

这次，这个故事彻底结束了，没有什么隐藏剧情，也没有什么后日谈了。不过，既然你已经了解了这个故事的全貌，那么我还是问你几个问题好。第一，你觉得旧街一方谁的生

还概率最大呢？

嗯，背叛者和切斯尔。很合理的答案。那么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需要你回答，但是你一定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这个问题，知道吗？

那么，我是那个背叛者，还是那个逐日者呢？

终

新街的夜晚向来很美。

坐在私人星船中，从城区的上方向下看，彩色的霓虹灯的无序闪烁便成了一波又一波可以辨别的海浪，直到每一个角落都因它而亮起，那意味着这座城市已经从日落带来的死气中活了过来，换个角度，天上的轨道灯在走神的片刻亮起，改装过的星船随之飞过，徒留其他追不上的星船看着尾灯留下的光痕发火；再看回城市，但城市的霓虹灯已经全部亮起。

如此绚丽。

船载电台的主持人终于报完了那无聊的晚间新闻，重新放起了流行歌曲，而且上来第一首便是如今最火爆的歌曲《我真想待在你家》。

于是，他笑了。

在好几十年前，他第一次来到新街，接受新街领导人的

建议，有幸参观了新街城市的夜景。他依稀记得他那时对着那些霓虹灯发呆。

那时船载电台放的就是这首歌。

他真想待在这座城市。

可是当时的他还是一位领袖，他不能这么想。

于是他开着星船，在他所认为的白色霓虹灯光中再次找到了领导人——出于礼貌，他要和领导人道别。

但是他从未见过那样的日出。

他也从未想过自己一直在追寻的竟是这样一个怪物。

那么他没有起义的理由了。

从那之后，他换上了更华美的衣装，开上了更高端的星船，住进了繁华的市中心，领着大额的“难民救济金”，正式成为了新街的一员。

于是领导人给了他一个新的建议。

但他没有接受。

即使他的恐日症还是没治好。

（本篇获第二届“鲲鹏杯”全国青少年科幻小说写作大赛入围奖）

蜜 蜂

2020级26班 竹 龙

☆
小说榜

母亲为女儿切好一大盘鲜梨，放在女儿的胳膊肘旁。上高中的女儿却只一心扑在作业本上，似乎没有注意到那盘梨。

母亲也正担心引不起女儿的注意，就轻轻叫了一声：“囡囡，我给你切了点梨，你一定要记着吃些。梨可是好东西呀，润肺清痰的……”女儿却只是木然地点一点头，连看也不看一眼。母亲感到心里有些失落，便回过头，皱着眉叹了口气。

就在此时，她却听到了女儿的回答：“哇，梨竟然都是削好皮的，谢谢妈妈！”她转身，看见女儿已经抬起头来，面带幸福的笑容，将一大块甜蜜多汁的梨放进嘴里。母亲很满意，向着女儿笑了笑。随后她走进厨房，拿出蜂蜜罐，为女儿筹备明天的早餐。

女儿两眼盯着作业本，然而她自从被母亲打断后只字未写。女儿很犯愁：这么一大盘梨，她是吃不下的。但她知道母亲的身体不能承受任何甜食，因此这盘梨必须是她一个人的任务。女儿想，要是父亲在家就好了，能帮她分担一些梨子——可是父亲又出差了，估计一个

月后才能回来。女儿之前也曾劝过母亲不要切这么多梨，每次都是母亲非常抱歉地答应下次切少一点，结果下次的盘子里依然盛得满满的。看来女儿只能选择把吃不下的梨扔掉了——但她不舍得扔，那可是母亲精心准备的上好梨子，还削掉了皮呢！她也不敢扔，因为细心的母亲每天必然会清倒一次她的垃圾桶，她生怕见到母亲痛心的表情——母亲不会生气地训斥她，母亲只会露出万分痛苦的表情感天叹地，然而这比生气还令女儿感到恐惧。一旦见了这表情，无论之前女儿做了什么，她都会觉得自己大错特错，应当按照母亲期望的那样做才行。她知道母亲的身体本就不好，她很爱母亲。她也知道，拥有这样一个同样爱她的母亲，是她的幸运。

所以，尽管肚子已经饱胀，女儿还是硬塞下了最后一块梨。吞咽时，女儿感到那梨已不再是清甜的水果，倒更像是干硬的木屑渣，还有点儿像蜜蜂毛糙的小腿。

正在厨房里的母亲在切菜的同时，脑子里想的也全是女

儿的事。女儿是她唯一的掌上明珠，自从生下了女儿，她的生命里仿佛就只剩下了女儿一人。丈夫常常出差，她唯一的慰藉就是聪明伶俐的女儿。女儿很争气，成绩名列前茅，在家也乖巧懂事。母亲想，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妈妈，我要把所有的爱倾注给我的囡囡，我要让她为拥有我这样一个妈妈而感到幸运。因此，母亲从不会训斥女儿，但她也知道需要对女儿的一些令她不满的行事加以规正，便每每露出恳切和痛心的神色，希望女儿改过。这方法也确见成效，女儿绝大多数时候是会听从的，但难免也会有逆反的时候。每当这时，母亲就把难以言说的痛苦全往心里咽，一面抹泪一面想，也许这就是做伟大的母亲所必要经历的痛苦吧。的确，她为女儿牺牲了近乎一切，她也觉得自己几乎要成为世上最爱女儿的母亲。

这样想着，母亲已经把菜切好。她听到女儿洗手的声音。

女儿吃完了所有梨，正在洗掉手上黏黏的梨汁。突然，女儿感到肚子有些不适，像是

胃里进了一只乱撞的蜜蜂。一定是吃了太多的梨，女儿想。她慢慢地揉着肚子，这时却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囡囡，怎么还没洗好手？”

原来母亲一直计算着她洗手的时间。女儿本来想解释一下她肚子疼，可她实在害怕母亲听到后会火急火燎地赶过来，立即把她安顿在床上，再为她灌好一个热水袋，并且埋怨自己给女儿准备了过多的梨子。尽管她知道有一个这么爱她的母亲是她的幸运，但她感到实在消受不下这么多爱，正如同她消化不了这么多梨。最后女儿只是慢吞吞地说了句：“已经洗好了，妈妈，我这就来。”

女儿刚迈出两步，就感到肚子上的蜜蜂在用针狠命扎她的胃壁。她忍不住弯下腰，放慢了脚步，痛苦地呲着牙。女儿也觉得动作太慢了，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下一秒，母亲就迎在了她的面前。

见了母亲，女儿赶忙直起身子，表情也舒缓下来——事实上，她胃中的翻腾却愈发剧烈。这时母亲露出了那种痛彻心扉的表情：“囡囡啊，不是我说你，你也要为自己的时间着想啊。看这一分一秒的大好年华，不都被你这样的一点一点耗尽了吗……”女儿知道母

亲对浪费时间深恶痛绝，也知道母亲这样苦口婆心地教育她是为她好：是为了她能有一个好习惯，为了她能上一个好大学，为了她能找一个好丈夫，为了她能有一个比她的母亲幸福的将来……然而女儿毕竟又不是在浪费时间——没办法，她的肚子实在是太疼了！

由于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却又不能把实情讲出来，而且加上母亲万分心痛的表情，女儿的五脏六腑都难受得揪成一团。她此时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玻璃罐，有一只近乎疯狂的蜜蜂没命地在里面乱飞乱撞，渴望找到自由的路。也许是疼痛过于剧烈，女儿终于忍受不住，没说一句话就扭头跑回自己的房间，锁上门，用被子蒙着头，边哭边在床上打起滚来。

在令人晕眩的疼痛中，女儿隐约觉得，自己的生命十七年来仿佛一直受着约束和支配，而约束和支配她的竟正是她的母亲，尤其是那不忍直视的痛苦表情和殷切而沉重的话语……恍惚间，女儿看见了蜜蜂，一只幼小的蜜蜂，在盛满花蜜的玻璃罐里挣扎。蜜蜂的翅膀整个浸在花蜜中，蜜蜂无论怎么挣扎也再不能飞起，蜜蜂的挣扎逐渐微弱，蜜蜂紧抓着玻璃壁，一点点、一点点地

在花蜜中沉了下去……蜜蜂不见了，女儿回过神来。

女儿感到胃痛似乎有些减轻，便下了床，悄悄开了一道门。听见母亲的抽泣声，女儿心里又难受起来，然而经历了刚才的幻觉后，她脑子里实在乱得很。忽然，她听见厨房里母亲的惊呼，便一下子什么也不顾想了，赶忙跑出去，问：

“妈妈，怎么了？”

母亲捧起蜂蜜罐，透过玻璃指着里面的一团黑影。“蜜罐里怎么会进了蜜蜂呢？明明罐口是封好的啊，再说家里窗户也都关着……怪了！只可惜了这罐好花蜜……”母亲皱着眉，旋转着玻璃罐，又露出无比痛惜的表情。突然，母亲好像又想到了什么，不解地问：

“哎，囡囡，蜜蜂不是吃花蜜嘛，那花蜜对它来说可是好东西啊，你说它怎么会淹死在里面呢？……”

女儿把视线从母亲脸上移开，定定地注视着死去的蜜蜂和已经有些变质的花蜜。女儿已经清楚蜜蜂的来历和死因，但可悲的是她依然无法开口告诉母亲——更可悲的是，就算她告诉了，母亲也一定无法理解。

“也许这只蜜蜂的幸运，正是它的不幸。”

添头·叫魂·老万家

2022级20班 由 彻

我常常想起“老万家”。她不是谁家，而是一个人。打出生起我就住在城南。那里有个老小区，很大，小区整体是个大圆，被广场、幼儿园和社区绑得结结实实。但最南边，在树木的遮挡后面，还有几排楼房，孤零零的叫人遗忘。

它们默默藏在小区深处，树木遮天蔽日，夏日蝉鸣贯耳。人少，安静，与闹闹哄哄的小区不符。像房地产商建了个满意的小区后，一时开心，随手给的“添头”。

我家当时穷，五口人挤着七十平米的小房子，住在这“添头”里倒还快活。这里楼房间距小，满满的是绿化带。车少，穿西装的人少，不认识的人也少。

我对“添头”最多的记忆，是垃圾桶边赶不走的猫，一群熟悉的奶奶，夏天阴凉的地下室，和关上时会砰的一声的楼道大门。

“添头”里盛产老人、小孩和晾衣绳，好像全世界的老人小孩都是从这里出去的一样。

天一晴，各样的绳子就在楼与楼、树与树之间挂起，上面是大红大紫的床单、被子，更多的还是色调一致的校服。本来不大的空间，又被绳子拴得更紧了些。

老人小孩是最多的。不管天晴还是阴，都有小孩在楼下呼哧呼哧地乱跑，老太太们呼扇着蒲扇，彼此之间没有一个不认识的。

“添头”里隔音差，饭点时站在楼下，能听见四面八方传来的炆锅声。声音很大，好像热油下一秒就要溅你脸上了。伴着菜香的，是老太太们唤孩子的声音。她们拖了长调，喊着小孩的乳名：

“妞儿哎——”

“福娃——，咱走啦——”

“雨雨——，家去吃饭啦！”

听到这声，我就知道老万家也在楼下玩了。她家雨雨最能闹，人小，还非跟着大孩子一起窜。老万家是老太太们里最瘦的，佝偻着腰，一双不知是细得发直、还是直得发细的腿，支着被衣服撑得宽大的上

身。

“真不协调。”当时的我想。

可现在我想去回忆她时，她的脸已经隐去了，上半身都隐在蒙蒙的记忆中，就像她永远隐在了“添头”里。供我回忆的只有她两条细细的腿，穿着黑裤子，像拉长的乌鸡的脚杆。

我记事起，老万家已经在那里住了好久好久了。她像是独属于“添头”里，是不能去别的地方的。而我也从没见过她在别的地方，除了菜市场。

一开始我不认识她，只知道有个叫雨雨的弟弟很能闹。那么多老太太，除了我奶奶，在我眼里都只是满脸的皱纹，条形码般梳过的头发和佝偻着的腰而已。

四五时的一个农历十五，我在晚上穿过广场，穿过繁华的小区，走进黑黢黢的“添头”，风大，吹得树叶哗啦啦的，树枝乱摆，像妖精张牙舞爪。几只猫亮着眼睛，莫名其妙地趴在马路中间，一声一声地叫得疼人。

回家后我哭个不停，也不敢睡觉。奶奶抱着我，对爷爷说

“这孩子准是吓掉魂了。去找老万家给叫叫？”

我被抱到她家。她正穿着秋衣，没了宽大的衣服，瘦骨嶙峋的上半身和乌鸡脚杆似的腿相配，倒还和谐了起来。

她把我爷奶撵到沙发上坐着。让我蹲在门口的脚垫上。红色的脚垫上写着平安两字，我的脚踩着“安”。于是我后退两步蹲在地毯边上。她一回头发现了，一把把我拉回原处。雨雨咯咯地笑了。

我蹲好，她又蹲在我的面前，一脸的严肃和虔诚。这时候整间屋子都屏着气。她伸出皱皱巴巴的手，上面有大块的斑。那些斑好像会游动，一会在手背，一会又在手腕，像楼下的.小花似的。我盯着她的手，看着她在地毯上捧了一把，接着举到我头上放开。我以为是土，便说：

“脏。”

她霎时有些惊慌了，但动作没停，接着一捧一捧的，把什么东西放在我头上，嘴里念念有词。没一会儿，奇怪的仪式结束了。她一身轻松地站起来，拍了拍我脑瓜，说：

“好啦，这下咱妃妃睡得

着啦！”

屋子里刹那间又呼吸起来，爷爷奶奶在谢她，雨雨在门口探头探脑。我摸了摸头上，什么也没有，辫子还在原来的地方。可回去真的睡得着了。

后来我问老万家捧的是什么，她哈哈地笑，跟我说：

“捧的是你的魂啊。你的魂被吓掉了。”

于是我就知道了，魂儿掉了是可以捧回去的。我像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又问她：

“只有你会叫魂吗？”

老万家笑得更厉害了：

“对呀，只有我呀，我厉害吧。”

从此我就记着了她会叫魂，而且“添头”里只有她会叫魂。她的地位便在我这儿高起来了，再用乌鸡的脚杆去比喻她的腿，显然是不尊重的了。

雨雨养了只兔子，用小铁笼装着，放在楼下的绿化带里。小孩们都去看，笼边围了一群人。老万家常给兔子喂草。

可有一天，笼子没了。我们一群小孩站在绿化带里不知所措。晚上去她家里找雨雨玩，雨雨哭着说兔子死了。

我们都伤心起来，哭了半天。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抬头问老万家：

“死了也是丢了魂吗？”

她一怔，“算是吧。”

“那可以叫回来吗？只有你会叫魂。”

“可……可以吧。”她的声音在颤。

我突然放心了，她是“添头”里最会叫魂的人，肯定能把兔子的魂叫回来的。

“添头”里的老人都管她叫老万家。我当面叫她万奶奶，背地里也叫她老万家。

这么个奇怪的称呼来源却很简单。她老伴姓万，而我们不知道她的姓，更不知道她的名字。一开始管她叫“老万家的”，只是后来把“的”省去，留下一个“家”字，以区分她老伴和她。

后来我也去过她家。她拿出相册给我看，指着上面彩色的人一一介绍着，说这个是她大儿，那个是她小儿。说她儿们可孝顺了。可我都没见过。

老万家翻出来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姑娘有着不长不短的麻花辫，开始很粗，越往发梢越细。辫尾绑了头绳，发梢微微散开。整条麻花辫，让我想起了童话书插图里的人鱼尾巴，只不过是黑色的罢了。

于是我指着照片上的大辫子，对她说：

“像美人鱼的尾巴。”

她不知道什么是美人鱼，但是听懂了“美人”二字，以为我是夸她，便又哈哈大笑起来，乐得直拍大腿：

“那会儿小啊！现在不美啦，老啦，现在是你们美啦！”

老万家一直喜欢笑。有次雨雨生日，她切了一小块蛋糕给我们送过来。按习俗，过生日照例是要吃饺子的。雨雨好吃饺子，这次竟等不及包好，老万家一个没看住，就先嚼起生饺子馅来了。

她跟我们聊这个的时候哈哈大笑，说等她反应过来时，孩子已经咽下块生肉了，见她来，还抠出另一块肉来给她吃。我们都笑了。现在提到雨雨，除了他后来的悲惨外，必说的就是他吃生饺子馅的事了。

老万家很会叫魂，大人小孩的都能叫。只要有人来她就帮忙。“添头”里小孩特别多，她家里便人来人往的。我喜欢让她叫魂，手一捧一捧地，把“魂”放在头上，真好玩真厉害。

九岁那年弟弟出生，我们搬出了“添头”，成了小区实打实的“买家”了。老万家听说我们要走，又教了我奶奶很多叫魂的方法。什么把小米放在碗里，再盖上块布啦，把烟

放在面前转圈啦之类的，神神秘秘的。

那时我已知道这是封建迷信，便不再觉得厉害，也不再觉得有趣了。用乌鸡的脚杆比做她的腿，也没有什么不尊重的了。

况且她比原先瘦了很多，那双腿已不是乌鸡的脚杆，而是小鸟的脚杆了。

这一走，就再没回去过。“添头”里的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长大，一个接一个走出来。留下孤苦的老人，静静地待在“添头”里，他们离开社会，像老象离开象群，待在“象冢”里，静静地挨到丢了魂。

再后来我上了高中，搬到了城北。新小区太高级了，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不像“添头”，这里全是少年人，一个个扑棱着翅膀，准备往高处飞。

一次周末，我回到城南去看爷爷奶奶。他们在厨房里做菜，炆锅声滋滋一响，菜香就出来了。

手机上同学群里聊得热火朝天，我们说着自己的梦想和想去的城市，眼前是大好的未来。我刷着手机，听见爷爷奶奶在拉呱。

“那老万家死了嘞！我今天去南边才听老李家说的。”

“是吗，咋死的？”

“肝癌，查出来就晚期了，走得很快。天天疼天天疼，死了也少受罪。雨雨爸爸也死了，白血病。走得比老万家晚。我年前还在广场上看见他们了嘞。太快了。”

“雨雨妈妈这下累了，又要养孩子又要养老万。老万家那大儿子又指望不上。”

“人家现在可快活啦——跟人跑啦！雨雨跟着老万。惨啊！老头子连自己都顾碌不过来！”

“他大儿呢？”

“精得很，早早断绝关系了。”

……

我怔怔地听着。一段被遗忘的记忆伸出利爪，狠狠扒着大脑皮层爬了上来。我想起老万家，想起“添头”里的一切。想起她把“魂”放在我头上，拍着我的脑瓜，冲着我笑。

她说过死了就是丢了魂，她还说过魂是可以叫回来的。当初有她这一句话，我不再惧怕死亡，因为魂能叫回来，叫回来了就不分离了。

可是老万家死了啊！像笼里的兔子，昨天还在吃草，今天就不见了，但好在有她在，她能把兔子的魂叫回来。但是

这次死的是她啊！是“添头”里唯一会叫魂的人啊！她死了，她死了！谁来叫她？没有人！

她是“添头”里的兔子。也许她本身就像个“添头”，社会的“添头”，时代发展的赠品，随着“添头”出生，随着“添头”隐去。除了菜市场 and 医院，她像没有去过任何地方。我不能想象老万家站在“添头”之外的地方的样子。一切新鲜的建筑，一切现代的服装，都与她违和。

老万家佝偻着腰，从我的

生活里慢慢路过，从“添头”里慢慢路过，最后，从人世间慢慢地路过。

我以为她的死和死后家里的故事可以引起“添头”里的震动，但没有。老人们甚至用“走得很快”“少受点罪”来形容一个人的死亡，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就好像每一天，都会有一个“老万家”死去。

她就悄悄隐在“添头”里，她的事情只是在别的老太太嘴里说一说，落下的结局混着口水被舌头拌一拌，也就那样了。

现在的“添头”装修得很好了，成了学区房，车多了，人多了，穿西服的人也多了。已经不算是“添头”了。每一位“老万家”的死，都带走“添头”的一部分灵魂。她死后，没人叫回她的魂，是她把“添头”的魂叫走了，和她们一起走了。

手机传来QQ提示音，里面聊天的少年人意气风发。算算，雨雨快上初中了吧。“添头”里的一切，也该结束了吧。

毕竟，她死了，没人来叫她。🌀

匠人

2020级25班 吴柏辰

“你……你这个疯丫头！”老吴费劲地曲下嶙峋的双腿，捡起一块土坷垃丢向健步如飞的小吴。小吴像一只轻快的野兔飞奔在秋日起伏的田埂上，灵活地躲闪了过去，然后回头冲着父亲做了一个挑衅的鬼脸。温煦的秋阳下，有风拂来，吹动着她凌乱而飘洒的头发……

“老学究，别追啦！”小

吴放肆地笑道，“别摔倒了，拧着你干活的手！”

“你……你！子不教，父之过！”老吴上气不接下气，“姑娘家家的，一天到晚和臭小子们混在一起，给你老爹丢人！你……你……”

小吴转过小巷，消失在垣墙之间，留下铃铛般的笑声在田间回荡，还有老吴在原地气喘吁吁。

“死丫头！”老吴无奈地骂道。

老吴是墨乡响当当的毛笔大师。他插的毛笔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好：红木也好檀香木也好，湖笔也好狼毫也罢，毛从木顺，色泽中和，运起来流畅趁手。老吴有个规矩，一个月顶多插一支笔。有人订笔，他就把自己锁在厢房里。老吴根据订笔人的需要挑选合

适的材料：写喜帖的笔要有劲，他用细羊毛和新柳木；写篆隶的笔要盘虬，他用雄兔毛和老黄檀……总之，选材仔细而又别出心裁，别人不敢用的料他敢，别人不想用的料他也敢。梳毛、齐毛、切料、披毫、蜡头、刻字等等工序，他如履薄冰。老吴坚信慢工出细活，他常跟别人提起做笔要静心，如果今天心有杂念，老吴就放下工具休整一天，或捧起《易经》，或高歌戏文，一切待明日再续。

老吴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都是男孩，哥俩都愿意踏踏实实跟老爹学做笔。而小吴是老吴的小女儿，在县初中念初三。老吴老来得女，难免格外娇惯她一些。而小吴呢，性格也格外乖张，从小便不喜欢老吴做毛笔的那一套家伙什，却对物理十分感兴趣，不管老吴怎样熏陶、劝导，她却定要弃了老爹的毛笔工艺，一心想学什么土木工程。每天放学后，小吴就和村里的男孩们一起玩两军对垒的游戏，而小吴所在的一方总是能取胜。小吴一天天跟男娃们混在一起，比男孩还男孩，又死活不愿意跟老爹学一门手艺，为此老吴可是伤透了脑筋。

好在小吴成绩优异，老吴虽生气，也只是赌气，觉得自己的威严被挑战，内心深处却也渐渐认可了小吴的理想……

三十年后。

“爹，用不了多久，大桥就通车啦！等四期工程最后一段合龙，我就回墨乡看您！”

昏暗的电灯下，电话的这一边，老吴哆哆嗦嗦摘下老花眼镜，放下手中的牛角梳。“好啊，好啊！”按照旧例，心情激动的老吴丢下手中的工具，这一次唱的是《海岛冰轮初转腾》。

老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疯女儿有朝一日竟真的成为人们口中的“总工程师”！

老吴平生的抱负就是把一支毛笔做到极致，而小吴的追求则是把每一项工程做到极致。小吴是越江桥梁核心段的现场总工程师，勘测现场、绘制图纸、监督工程等等，事事她都亲历亲为：小吴对这座桥梁倾注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心血，她要追求桥梁美观性和实用性的极致融合。

桥梁合龙的那天，小吴凌晨就亲临现场。江面上灯火通明，大功率探照灯聚焦在大桥

最后一段的接口处。透过擦得雪亮的眼镜，小吴的眼睛紧盯着起重机的吊索，一面看着施工图纸，通过对讲机指导调整方向，她做得有条不紊，对于这次合龙她早已心中有数，然而却仍不免激动与紧张。

滴滴汗珠从她的乱发中流下，小吴却顾不得擦。桥体的最后一段缓缓升起和主体等高，再微微旋转调整角度，只差最后一步了——小吴凝望着工人们焊接、浇筑——桥梁完美对接！桥上，两边的工人和指挥激动地跑向对面，握手，拥抱……

这一刻，唯有她是安静的！她静静地看着兴高采烈的人群，看着无数次测量计算，无数次梦到的合龙的大桥，然后微微一笑。

这一刻，她的眼前忽然浮现出曾经被父亲追着在秋日的田埂上奔跑的自己，还有在昏暗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制作一只毛笔的父亲，他转过头来，正在对她微笑……

（指导教师：谢鹏娟）

与水的对话

2020级25班 王一帆

按下天和摄像机的暂停键，王雅平长舒了一口气，与其他两位航天员翟志强和叶明富击掌庆祝“太空授课”的圆满成功。据总部反馈，此次授课效果非常好，它点燃了孩子们关心航天、热爱航天的激情，中国航天人的付出又一次得到了回报。

舱内洋溢着激动与喜悦，此时，又响起奇怪的敲击声，……咚，……咚……，这是杨力伟前辈曾经描述过的声音，但这次的敲击声中隐约夹杂着水声。三人警觉起来，王雅平立即拿起对讲机，准备向总部汇报，却发现刚才好好的对讲机不知何时黑屏了，打开一看，电池盒里竟钻出了圆滚滚的水球。舱里的另一边传来叶明富诧异的喊声，其他联络装置也因受潮而短路：空间站失联了！

正在翟志强走向柜子去取备用电池时，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舱内响起。“别动！”三人

呆立在原地。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一个稚嫩的声音，听上去，它似乎属于一个小女孩……

突然，王雅平手中拿的刚才授课时所用的水袋挣脱了她的控制，里面的水汩汩而出，飘在半空，又骤然汇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女孩的形象。虽然这个“小女孩”是透明的。但三人依然辨认出了她，王雅平的眼眸中出现了自己女儿的倒影……

小女孩开口说话了：“我是水，现在没有别人打扰了。我……我想和你们聊聊天。”

三人不由地悄悄抹掉额上的汗珠。舱外是深邃的宇宙和灿烂的星云，默默见证着这史无前例的对话。

见小女孩没有反应，王雅平大着胆子问：“为什么是我女儿的样子？”

小女孩的嘴角微微上扬，她抬手指了指三人，“我是你，我是你们；但你们也是我，这

个世界都是我。我可以变成任何人的样子，但选择她只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们害怕。”

“这……这怎么可能？”一向稳重的两位男宇航员不由自主地结巴起来。

王雅平注视着自己因紧张而暴起的青筋，想象不停流淌的血液中水的存在，似乎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头。

“我创造了生命，我制定了规则，现在微调一下也无妨，其中的道理，你们是无法理解的。”她的语气有着自豪和调皮，“不过，你们尽管放心就好，对话之外，一切如故，我不会打扰你们。”

两番问答之后，小女孩似乎抛开了羞涩，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你们看到的我来自黄河。我经历了无数的漫游，与无数的个体融为一体，又无数次重返自由。我并不干涉，只是顺从自己制定的规则，享受

每一个过程，每一次奇遇。我爱那个星球，我爱我创造的那个世界，你们是我得意的奇迹……”

不知不觉，三位宇航员的眼中噙满泪水……

“但我也有担忧。我见证过我所热爱的一切遭受破坏：核废水排入大海、塑料堆满海岸、树木被无休止地砍伐等等。甚至，有时我就被迫成为破坏者的一部分，这尤其令我痛心。但我不敢妄加干涉，一次干涉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远超破坏本身。我创造这个世界太精密而完美了，我从未指望再比肩这样的奇迹！”

“因此，我选择你们进行这次对话，你们要接受我的一

个任务。”小姑娘说完便顿住了，露出了严肃的神情。

三位航天员挺起腰板，想到了出发前的宣誓，彼时的庄严又弥漫在舱内。

“其实很简单。”三人从小女孩声音中又听出了愉悦与顽皮，“你们要倾尽全力，向世人夸夸你们的地球！告诉世人她多么美好，多么值得爱护！”

三人被这可爱的话语打动了，嘴角漾起了微笑，但他们还是以航天员的纪律，立正，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当然，这段对话要保密哦。”小女孩眨了一下眼睛，“相信我，爱可以传播影响，每个人的爱足以让世界更美好。”

说完这句话，眼前的形象又发生了变幻，小女孩又变成了一个球体，上面凹凸纵横，雕刻着七大洲、四大洋，展现着一切的美好……

水球散开，一滴滴晶莹的小球重归于袋中。此时“滴——”的一声锐响打破了三位航天员的思绪，这是联络信号恢复的提示音。三人急匆匆地冲向对讲机，想着如何向此时一定急疯了总部解释……然而，当他们望向屏幕上的时钟，忽然发现，时间竟然一点也没过去！

“这个调皮鬼！”三人长舒了一口气，会心地笑了。

（指导教师：谢鹏娟）

渔家傲·赠十一班

2022级11班 付琳杰

傲立秋冬扬帆起，转身望过风云毕。

年少豪情添盛季，犹可记。

浩荡传奇锋芒利。

远路山高心志启，问师再借青云力。

盖世英雄何人匹，今此地。

青春意气正当立。



公寓（四）

2020级28班 秦崇皓

四、男女

之后宋老也被李先生接走了，所以林陆回来的时候，只有我们懒乎乎的四个人。

林陆其实是老住户了，是进城的乡下人，因为长期去别人家做保姆，于是就先退了房子，现在回来等新工作，就又续租了。

租客少了，多一个人对房东来说也是好的，他是个永远为公寓操劳的人，虽然让人讨厌，但他确实希望这座公寓能活过来，何况入了夏，也是该热闹的季节了。

不过最高兴的是槿儿，小孩子嘛，加上以前林陆是最照顾她的，自然早就同林陆亲近，可跟我不认识林陆不同，郝拾对林陆冷冷的，虽然那是他对门。

林陆是和我们不同的，她

是女人，又年轻，还常住别墅人家中，细嫩得让我们自惭形秽。见了槿儿，第一件事，就是给槿儿化妆品，我是没什么的，可郝拾是正人君子，看不下去林陆教坏了小槿。

那日，郝拾从外面收摊回来，买了些熟食，又提了他那几斤散装白酒，找我趁着夏凉，小酌几杯。

郝拾以前是生意人，现在没了本钱，当小贩，摆地摊。他说，自己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他也是最敬重文化人的，再加上一同涤荡邪恶的光荣历史，他就常来找我“我干了，你随意”。我是看上他买的肉了，小槿也该补补身体，我就常开了门作陪，算赚他半个便宜。

我和他向来聊得投机，小槿是惯了这两个叔叔带她啃骨头的，我也高兴她爱插嘴，反正她一开腔，伶牙利齿总会让

两个人笑出口，也不是坏事。

就是那晚林陆回来了，高音喇叭一样的嗓门，“小柒！郝拾！呦，还有这位哥是谁啊？”

“林阿姨！”薛槿一下就飞过去了，郝拾有不爽的神色。

“怎啦？谁啊？”

“林陆，我对门。”郝拾咚咚地灌下了酒。

林陆确实是有让郝拾讨厌的理由。花里胡哨的近乎艳俗，就连眼睛上也是一种廉价的塑料质感，一眼就看出是做作的美瞳。

她过来，坐下，抱起小槿，一手从包里拽出口红，就向小槿嘴上戳：“郝拾，怎么回事？我不在就不给小柒打扮起来了？”

然后扑扑的一阵，把小槿画得和她一样不人不鬼，不是说化妆是什么不正经的事，可

她的技术叫人实在不敢恭维，小槿摇头晃脑了一阵，也跟着得意了起来。

“唉唉，郝拾，你还没说这位哥是谁呢？”她问，郝拾就更不乐意了。

“你徐哥，二楼南的。”郝拾又说了我大名，“人徐哥是大作家，你像点样子！”

郝拾的话可起反作用了，林陆一声尖叫，我没想到她是我的书迷，更想不到她是那么一惊一乍的人。

“诶，算算日子薛哥也该回来了，还有汪哥杜哥呢？小柴小柴，带我找你爸去。”

“你！”郝拾就差掀桌子了，这个晚上被搅成一团乱麻。

我们一致决定让房东处理林陆那个祸害，郝拾晚上上夜市，小槿也该去玩一回。于是就让郝拾的三轮送了我们一程，一路上他嘴不停，道歉，哄孩子，又说夜市哪里好玩，还非要塞给我们钱。我谢过他，约好再在外面陪他喝一巡，他才兴高采烈地做他的小老板。

待到一轮人稀之后，我背着饥肠辘辘的小槿到他的摊子上去时，他正摆弄他一晚上克

扣下来的食料。他卖生煎，这些正是腌泡的味最厚的好货，见我们来了，他很是要炫耀自己手艺，摇出个小壶一喷，腾，锅板上嗞嗞作响的各色肉类就噼地着起旺火，他再喷上酱汁，两个铁铲笃笃地上下一阵，又蹭嚓几下，看得小槿拍手叫好，生煎扣进纸盒时，还带着未完的火苗。

“见笑，见笑。”他乐哈哈地提着扁酒壶来了，小槿急不可耐地抢块肉，烫了舌头，两个油腻腻的中年男人又一阵大笑。

喝了两轮，他醉了，更是让兴头冲得，他要吹牛了：“徐哥，不是我说，我这啊，比你赚钱！”

“怎么赚的呢？”我给他个话头。

“你看啊，早晨起来我支个锅熬上豆浆，熬的时候和盆糖面，赶早去个街口，烙油饼，卖豆浆，转悠到八点九点，回来睡睡；十点十一点我再换上杂货，出去一圈，”他对自己的精明再得意不过，“回来腌上肉，再小睡一觉，再出去卖一圈杂货，拉回来第二天的料，

晚上再来卖生煎——哟，丫头咸着了？来，果汁……”

“这么一天挣多少呢？”

“哈哈，徐哥你不知道了吧？一个月少我也能挣上万！哈哈！”他喝开了，我尝着他的生煎，又热又辣，细嫩又透熟。

“卖得好？”

“卖得好啊！我肯定放肉放料，贵点怎啦？我做起又比那些闷葫芦惊险刺激。徐哥你是没见那群人拿个手机拍我啊！”

“小槿，你说郝叔的生煎好不好吃？”我看小槿光闷头吃了。

“辣！”

林陆费了大工夫才接受薛槿这个新名字，以及现今只剩了这几个人事实。

她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变本加厉地给小槿化妆，带她吃喝玩乐。郝拾按着怒气，我对这些本身没什么意见，但那些廉价的劣质产品真不该给小槿用，可她却以为这都是好的，特别是各种化妆品，突然就闯进了公寓的生活中，那种化学

药品的气息，总会让人联想到不好的事。

那天她们又带了新的瓶子回来，我头一次反对“小槿，别再用这些东西了。”

“徐哥！你怎么也和郝拾一样呢？！女孩子用点化妆品怎么了？”她的大嗓门又叫了起来。

“不是不许小槿用这些东西，”那双塑料眼睛反击着我，“我会给小槿买新的，这种不适合小槿用。”

我知道这话伤人，但我还是要说出来。

她无言以对的败逃后，隔了几日，又拿出了足以叫她肉疼的款式出现，但我已履行了承诺，小槿拿出的新玩具比拒绝更伤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潜意识告诉我小槿不该和林陆交往，似乎我早已见识无数次这种人的悲剧，而有资格品头论足，但我更觉得这只是我的臆断，而小槿只是因为新奇而已。

郝拾为我降服了林陆叫好称快，但我没敢告诉郝拾打败林陆的是金钱，那太伤人。那些日子我看林陆时总有一种幻

视，她像是中箭了的兽般无所适从。我自以为我能是这里头一号善人的，可打我进了楼门，这个理想便日渐与我相去甚远，不知有意无意，是明是暗，我已伤了不少人。

不知是否有愧，林陆是因无活可做才在家中吃积蓄的，我就问她：“林陆，需要我帮你寻活计吗？”

“呀！那可太好了！我正想托徐哥帮忙，可又不敢开口谗。”她的嗓子又敢喊了，“徐哥是认识人需要佣工？”

“人就是用保姆，也不用你这么妖佻的。”郝拾插一嘴。

“老郝你知什么？人兴找年轻好看的。”林陆头一甩，显摆自己有谈资。

“找什么好看的？你是活做得去还是饭烧得好？”郝拾针砭般挖苦，就差指鼻子骂上了，他和林陆不说两句就会火的。

“你个王老五说我什么！你是我爸吗你嘴这么碎？”林陆气急要摔脸色，高声拜托我就走掉了。

“老郝，说过了，小林人挺勤快的。”

“徐哥，她是不是勤快我不知道，可我看她打扮就来气，我阔的时候什么没见过？她那打扮的哪是女佣……”

我知道郝拾想暗示什么：“衣服是自己穿，妆是自己化，爱美又不是错，老郝你觉得林陆这是不正经，要受人害，那不是你就觉得爱美的人活该被人害吗？”

“那那那……”

我出版社的人说他知道有人找女佣，我想着郝拾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比我清楚人心难防的道理，于是就几人一起送的林陆，好让她腰杆硬一点，当然，也是郝拾教的。

雇林陆的人还算阔气，住的房子不是很大，但胜在精致，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因忙才要雇人。郝拾见了那个男人比见林陆还生气，无礼地硬要林陆晚上回公寓，几人还大吵一架，好一通说和，还是让郝拾雄赳赳地获胜。那人本来一听吵，要爽约，但是经了降薪，又听了林陆乡下来的难处，还是同意了。

林陆一是缺钱，二是眼馋

那屋子，到底留下了。郝拾还是有气，出了门后：

“我一看那人就不是好人！”

“省省吧老郝，你怎么和林陆她爸一样？又不是挑女婿。”

郝拾上岸的鱼一样开合几下嘴唇，吐出了个空泡。

我错得很彻底。

夏天的暴风雨很猖狂，窗外泡进了从天而降的洪水中，公寓是灾难中的孤岛，门口铲来了渣土堆，培住，可五楼在向下漏水，底层的水已经到了腿深，就像水牢一样，随着食物被消耗见空，安全感如同被愈加拧紧的琴弦，只差嘣一声爆鸣。电光煌煌，号风鸣啸，小槿的活动范围被限制进了黑暗的被下，公寓再不是不幸者的避风港。

黑暗中久日隐匿的凄惨，此刻全部被光明撕扯出来。公寓从不给人安慰，下水道只会滋养霉菌，贫民窟只会蜗生罪犯，公寓也是如此，一场暴风雨，冲垮了所有幻想，给一切划上

了句号。

那几日林陆自然是不能回来的，像是验证一切凶兆，她回来就单和我说，她要嫁人了，今天她没化妆，我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强迫的？还是……”

“没什么的，给的钱很多，我们那边很正常的。”

她是来请我去她的婚礼现场作宾的，还请小槿作花童。

郝拾什么都不知道，就悄悄的了结了，或许让他见了终日素面的林陆，他还会大大挖苦她。只怕林陆已经笑尽说尽了，再不能呛郝拾。

尾声

盼望中的钱在仲夏时节到了，我一下就成了财务自由的人上人，于是拣个好日子去挑了套不错的房子，准备装修好后就立刻带着小槿离开公寓。公寓中世事无常，下一刻就是深渊也说不定，我已经彻底怕了。

房东不幸身染疟疾，他本已被病痛折磨至半截入土，可巧赶上拆迁，他死活不拆，弥留之际，他说：

“小徐，你是一等心善人，你看，公寓是要空了，可总归是还有你们仨，以后也还会再有人被迫来这公寓。只要有这公寓，总还有个家住，帮扶着能过。我知道你心脏上有动脉瘤，还要养小槿……到底给小槿留着收收租也好。这是房产证，你收好，一定，一定要照料好这公寓，不然，多少人要被冲没了……”

我当然要应了，待到房东最终没挺过去，新房又装修好后，自然是交去拆迁，领了补偿，款项我投资给了郝拾，权作他新事业的启动资金，几年后他几倍的还了我。我听劝做了手术，自此性命之忧也无了。

宽敞明亮的新居，公寓处应已成了工地，小槿虽然也去了新学校，可惜跟不上课程，因无一技之长，我只得教这孩子写些什么。在公寓的经历，大抵只能从伤疤上看出来，提点我那是个无比真实的梦。

（全文完）

附表：2021年《弘毅》发表作品统计

(姓名前加*者为优秀作者候选人)

姓名	班级	发表作品(括号内为所在期数)
蔡佳彤	21.30	《灶》(168)《遇见黄河》(168)
陈育妃*	22.20	《晚安,我的铁三角》(171)《老吕》(172)《添头·叫魂·老万家》(172)《我看》(172)
杜子诺*	20.26	《望》(168)《我听见海的声音(1-2)》(168)《郎骑竹马来》(169)
付琳杰	22.11	《无题》(171)《归途》(172)《渔家傲·赠十一班》(172)
盖超越	20.25	《穿越时空的记忆》(167)
盖一林*	20.21	《寂冷的城》(167)《山川》(168)《山林》(168)《山谷》(168)《逃》(168)《梦终焉碎》(169)《归尘》(169)《诗》(171)《逐日》(172)
李昊轩	19.10	《广陵散》(167)《纪梦》(168)
李晓彤	20.25	《承屈原之志》(168)《问山》(169)
李星洁	21.29	《在四月》(168)
李玥宜	22.04	《夜雨》(171)《清平乐·雨夜桐花半落》(171)
刘祎璿	19.37	《无题》(167)《记忆中的森林》(167)《我一路向南,奔向收获的季节》(172)
零柒八	19.10	《不需要眼泪的夏天》(168、169)
鲁子安	20.17	《别让舆论成为“愚论”》(167)《月亮与六学科》(170)
马永晟*	20.18	《烟花》(167)《“世界”在你眼前》(167)《疫情这节课》(169)
缪佳欣	22.32	《雨》(170)《栀子》(170)
秦崇皓*	20.28	《公寓》(169、170、171、172)
秦汉杰*	21.36	《相逢》(167)《与你相遇》(168)《子夜歌》(168)《把风声邮给你》(169)《“鹿鸣”清音留心间》(170)《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170)《晚霞》(170)《记者手记(二)》(171)
单子豪*	20.18	《别让思维跟着舆论跑》(168)《乱麻、花岗岩,我是个好人》(169)《当我谈论网络时我谈些什么》(169)
商艺晨*	20.25	《观千祠》(168)《咸菜坛》(170)《错位人生,进退可正》(172)
生一鸣	19.29	《云之诗词四首》(167)(含《胡灵凤凰曲》《玉楼春·八月二十一日宴逢杨族妹》《忆秦娥·游春》《小重山》)
隋竞宇	20.17	《我们为何而写作》(168)《看见黑暗,思考黑暗》(168)
孙知勛	21.38	《铁水》(169)
王超越	19.10	《相见》(167)《安心》(167)《旧年穗影》(167)《慕恋》(168)

王思蓉	22.16	《盛夏的蝉鸣》（170）
王潇晗*	21.02	《自在飞花轻似梦》（167）《“兔子”的绵软》（168）《祭祖》（168）《蘑菇》（168）《ENTP型人类研究记录》（168）《青州古道别远人》（169）《李后主感故赋词》（169）《千山青比妆眉浅，却奈眉峰远》（170）《清风、幕后与有机化学之外》（170）《发现天空》（170）《暑假生活实录》（171）《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171）《运动会摸鱼指南》（172）《我生活中的动物们》（172）《千纸鹤》（172）《飞白》（172）
魏临夏	19.21	《岁末》（167）《怀思》（169）
武美娇*	21.15	《她们》（167）《给小王子的一封信》（170）《北楼的灯光》（170）《按时长大》（172）《情润信笺》（172）《记那抹灿烂的晚霞》（172）《一起等雨停》（172）《窗外有风景》（172）
吴柏辰*	20.25	《吊三闾大夫》（168）《伟大的抉择》（170）《匠人》（172）
解语博*	21.38	《纵然前路艰险，莫忘人间烂漫》（169）《中国人失掉了想像力了吗》（169）《院子》（170）
徐瑞喆	21.04	《十字路口》（169）
杨依冉	21.16	《小周》（171）《正午》（172）
翟建森	20.13	《末班车》（167）
张令爱	22.12	《未来可期》（171）《脚上的修养》（171）
张瑞熙*	21.27	《过去与未来之间》（167）《选择》（167）《旅行》（168）《窗边的秋》（168）《浪漫感》（170）《日出之前》（171）《道德本源》（171）
张福祥*	20.02	《绛珠叹》（168）《鹊桥仙·春雪思人》（168）《与友人观燕》（169）
张玮婷	21.25	《少年的你》（170）
张语恬	21.29	《再见》（170）《校运会侧记》（171）
张晨玥*	20.26	《黄昏》（167）《太阳鸟》（167）《溺水》（167）《坚强与顽强》（168）《门》（168）《战争》（168）《论考场作文浮夸风》（169）《萤火虫森林》（170）《长吉》（171）《蜜蜂》（172）
张志秋	19.11	《念家》（169）《一中草木》（170）
赵文奇*	21.34	《年少正当时》（170）《改变是必修课吗？》（171）《不简单》（172）
刘雪雅	2015	《黄师四年，我这样走过》（169）
马春烨	2016	《闪光玉米》（167）
木 樨	2015	《行舟》（171）
丸 泥	2015	《大学生和纸沙包》（169）
许涵宇	2018	《变回鸟儿》（170）
张泽琦	2013	《读研在“上电”》（168）
肇启航	2017	《大学，不全是幻想的样子》（168）

姓名	班级	发表作品 (括号内为所在期数)			
陈润芝	21.15	《偷得浮生一日闲》(172)	孟岭峻	22.12	《听雨》(171)
程嘉雯	22.18	《月光之下》(171)	乃祈冷	19.10	《无题的雨》(168)
成宜航	20.20	《羽生结弦,你就是风暴》 (169)	商慧波	2016	《“断片”》
董子芊	20.18	《回想》(168)	商宸源	20.25	《时之殇》(169)
冯衍峥	20.23	《青春·致一年后的自己》 (170)	孙 晗	21.25	《面向生命,思考死亡》(172)
顾永强	20.17	《随想录》(170)	孙雨灿	22.13	《记者手记(一)》(171)
郭 婧	19.29	《原来春艳》(167)	王一帆	20.25	《与水的对话》(172)
高雅琪	21.15	《烟雨霏霏梦红楼》(170)	王子弈	19.24	《云村》(167)
何灿灿	21.34	《海棠》(170)	王鹤为	19.09	《春》(169)
胡敬媛	21.23	《倔强》(172)	王子晗	21.12	《逐光》(170)
贾志斌	19.29	《我的高中自白与建议》(171)	王佳欣	21.12	《一世长安》(170)
季裕晗	20.17	《时间啊时间》(169)	仙 人	2019	《记恩师丁玲》(170)
吉政峰	22.27	《时代之殇》(172)	星 辰	20.19	《名字》(169)
蒋卓群	20.25	《与时间赛跑》(169)	徐颖若	21.20	《光阴的故事》(167)
刻 晴	20.28	《对一个小问题的部分观点的 质疑》(167)	闫 平	19.08	《记忆,归零》(169)
李雨芳	21.15	《我们》(171)	杨 静	21.02	《相见恨晚的殊途同归》(170)
李嘉旭	19.10	《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 (167)	杨淑璠	21.28	《浓情五月话感恩》(169)
李嘉鸿	21.28	《千秋英魂》(172)	伊 水	21.26	《何其有幸,十年有你》(172)
刘瑞康	22.22	《恰是风华正茂时》(171)	尹琮皓	21.37	《最美不过人心》(169)
刘嘉程	20.18	《平凡之路》(170)	雨 洋	20.17	《你的雨,我的洋》(168)
刘家宇	21.28	《敬重英雄》(172)	岳琪庚	19.22	《我们》(169)
刘佳音	20.25	《花和小鸟》(172)	张弢元	19.10	《冰雪计划》(167)
刘昕瑶	19.19	《重逢》(169)	张鑫忆	18.24	《大学,亦遂人愿》(167)
刘亦萱	21.37	《你的坚持,终将美好》(169)	张景琦	21.07	《你如初见》(168)
刘祥睿	21.25	《探花郎》(171)	张皓天	20.30	《阳光的归宿》(169)
琉 璃	19.07	《孤独》(169)	张浩哲	2015	《关于春天》(170)
陆栾风	19.17	《致阿行同学》(167)	张瑞涵	20.25	《汨罗怀古》(168)
吕兆恩	22.24	《黄河口的鎏光》(171)	张晓楠	20.19	《小院老屋》(169)
孟元祎	20.25	《水中月》(168)	张元安	20.15	《静》(171)
			张云淞	20.19	《城市奋斗者》(169)
			张仁静	21.28	《致敬平凡,礼赞英雄》(172)
			张媛媛	21.25	《山下的风景》(171)
			张晶玮	22.30	《盛夏一日游》(170)
			赵曼宇	20.31	《母亲·时间·我》(171)
			赵宇昊	19.10	《祈愿》(168)
			周荟萱	22.22	《情诗——给你,或者祖国》 (170)
			左英博	20.04	《轨道》(167)

青春写作讯息台

张晨玥的小说《雨降之时的色彩》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2022年第9期。

曲昊玥的散文《我的专业有点冷》发表于《中学时代》2022年第5期。

张珈硕的文章《莫躺平，空悲切》发表于《杂文选刊》2022年第5期。

董文璐的文章《时光请你慢些走》发表于《读写月报》2022年第9期。

盖一林的“山系列小说”《山川》《山林》《山谷》发表于《黄河口文学》2022年第4期

赵宇昊的小说《祈愿》发表于《黄河口文学》2022年第4期。

《创新作文》2023年第一期，专题介绍东营市第一中学二月文学社，并刊发三篇文章，分别是张皓天的《阳光的归宿》，张晨玥的《太阳鸟》，董子芊的《回想》。

第二届鲲鹏杯全国青少年科幻文学奖，两位同学共三篇作文获入围奖：盖一林（笔名席德佳）的《逐日》《归尘》，左英博的《轨道》。

“真金·青少年文学写作选拔”，二月文学社有三位同学入围：王潇晗、杨依冉、陈育妃。张玮婷作品获语文报杯全国作文大赛银奖。

向以上作者表示祝贺，并敬请读者关注！

《弘毅》第171期优秀作品 TOP10

《母亲·时间·我》	2020级31班 兰屿
《脚上的修养》	2022级12班 张令爱
《山下的风景》	2021级25班 张媛媛
《小周》	2021级16班 杨依冉
《晚安，我的铁三角》	2022级20班 由彻
《无题》	2022级11班 付琳杰
《月光之下》	2022级18班 程嘉雯
《探花郎》	2021级25班 刘祥睿
《诗》	2020级21班 席德佳
《长吉》	2020级26班 南石

恒爱基金

水牛君 52.5元 赵宇昊 22元

校园·青春·文学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封一作品：周海波湿地水彩画
封四作品：尚桂安篆刻（花外一声闻铁笛）
封面设计：张晓彤